鶴峰集

利

劄
啓
狀
招諭文
書

祭文
碣銘
誌
行狀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劄

申救宋應泂劄

頃者正言宋應泂之論李珥也玉堂以爲啓攻擊之端起不靖之漸又以憲府爲處置失當並爲論遞其意豈不曰李珥賢者也雖有所失不宜輕論應泂何人而論斥至此乎既以應泂爲非則凡右應泂者舉在指目中此近日臺府之所以一空也其愛李珥可謂至矣夫朝廷者公論之所在也公論者是非之所由定也爲玉堂者惟公論是司則所當公其是非隨事順應然後方可服人心而定國是矣苟不能然而有一毫偏黨比周之

失則何以主一國公論而定人之是非乎夫珥之賢非但玉堂知之亦臣等之所知也應泂之失非但玉堂非之亦臣等之所非也然今臣等之論不是其賢而反非之不非其非而反是之何哉臣等請究言之使珥無所失而應泂攻之如彼則誠有罪矣若珥不能無失而爲言者所論則斷不可護珥之短而斥人之言也夫珥之代述時事固非掇拾流聞之比仁傑旣言之 經幄之臣又發之任言責者獨無所論[illegible]措辭之際雖或有過中失當之言其不可以此罪言者亦明矣今玉堂之意則不然非不知代草之非言官之難斥而反爲惜珥之心所蔽 力排言官必使珥立無過之地而後已

此何等舉措耶其所謂和平鎭定者此言固似矣雖然和平鎭定非可以他求實在於公論之行是非之明而已若不顧公論不分是非而一向含糊鶻突苟冀目前之無事則人心益疑而國論靡定將來之患有不勝言者矣况其所語非必欲出攻擊之端起不靖之漸也不過直斥其所失而已若其中所謂匿跡回互詭秘不直云云者其言太不近情實以此等語劾李珥則非但珥不服罪公論亦以爲非此玉堂之所以憤激而斥應泂不遺餘力者也雖然文彦博宋朝之元老而唐介以行賂宮嬪劾之韓琦柱石四朝而司馬光以黨附邪議論之至如歐陽脩董則直以奸邪目之以今觀之玆數賢

者果實有其罪乎然而當時不以是罪言者亦不以是訾毀賢何也盖以言官以言爲責雖或過中不可加罪而賢者之德不因是而有損也若曰其賢可惜其失不可論則是賢者可以肆意爲非而人無敢言者矣此豈公是非而無偏黨比周之意耶今者李珥雖賢固非若彥博韓琦之比彥博韓琦猶不免彈劾則珥獨不可論乎應泂之爲人雖不可知其以言爲職唐介司馬光也安有責人以言而反罪其言之理乎論遆應泂已無其謂又從而盡斥臺官猶恐一人之開口論珥此何意耶末路偷靡人思自全仗馬不鳴喑默成風事之稍渉於當路者則雖心知其非而口不敢發上負其君下欺其

心者諂諂皆是也爲國者雖誘之盡言猶鮮有其人況可罪之而責其敢言乎是惡狗之警盜而烹之也不亦惑哉一應泂之遠似不足惜而其關於國體者甚大玉堂何不思之甚也馴此不已臣等恐偏黨比周之風日成於下而直言敢諫之義不聞於朝指鹿之奸近伏軒陛而 殿下莫得以知之也然則玉堂愛惜賢者之心反爲容護奸人之資至此而欲免誤國之罪得乎李再之事實是言語文字之失也論之亦可不論亦可而臣等深斥玉堂如此者誠慮後弊之無窮而國事之日非也伏願 聖明省覽焉

請遞受修省劄 辛卯冬

弘文館副提學臣金誠一等伏以漢儒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董子而不知天則已謂之知天則時君世主遇非常之變者其戒懼修省之意當如何也雖然莫仁者天而莫威者亦天也可恃者天而不可恃者亦天也莫仁也故人君雖有失道之敗而能遇災修省則天心可回災咎可弭此天之可恃者也莫威也故人君旣有失道之敗而又不能修省則神怒彌甚而天祿永絶此天之不可恃者也古之明王不恃可恃之仁而所畏者其威也不畏可畏之威而所修者人事也人事不修而能格天心者自古及

今來之有也敢陳求警于帝堯畏天之心而必以明峻
德爲應天之本又以命禹治水爲應天之事身爲犧牲
成湯畏天之心而必以日躋之敬爲應天之本又以六
事之責爲應天之事祥桑之生也懼而修德太戊應天
之本而咸乂一篇應天之事也鼎雉之雊也祗懼不遑
寧高宗應天之本而格王正事應天之事也至如成王
値風雷之變而感悟出郊宣王遇雲漢之災而側身修
德者也無非本與事俱舉者也茲二聖四王者莫不遇
非常之災而皆轉災爲祥者曷嘗外人事而他求哉伊
洛之竭夏亡之徵也而桀不知懼三川之震周亡之兆
也而幽王不知戒天血地拆天之譴告至矣而齊王非

從不懼又從而殺諫臣金飛霧塞天之警懼至矣而漢
帝非徒不戒又從而倒大阿此非慢天而從亡者乎凡
若此類難以枚舉何待歷數然後知之劉向洪範之傳
雖曰天狗箕疇五事之徵太公四事之應其于諢子說
者或付之於幽遠又諉之以天數甚者至以爲天變不
足畏玆豈非欺天罔上一言喪邦者乎臣等竊觀 殿
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宵旰憂勤無游田盤樂之失有
典學緝熙之功英明冠古聖智出天總攬權綱威福在
己庶事庶務靡不綜核而整理宜乎人事修於下天心
應乎上和氣致祥四時充美而數十年來水旱連仍飢
饉荐臻天妖物怪層見疊出可駭可愕之變式月斯生

天之見怒於 殿下著極矣上震 淵衷不遑寧息罪
已求言之 敎避殿撤懸之擧無歲無之然而天心未
回神怒彌厲變異之作愈出愈甚以今年言之三元之
月地震京師至於熒惑彌月不滅太白逐日經天風水
之變振古所無燁燁震電有同夏月臣等未知天意亦
何而至此極耶將棄 殿下而不欲扶持全安之耶抑
愛 殿下而冀其恐懼修省耶以仲舒之言驗之天之譴
告而警懼之者不啻如諄諄提耳而面命也 殿下亦
此而雖欲不懼得乎臣等伏聞前月封下廟堂之書又
見頃日答大臣 聖批深感 殿下畏天之敬罪己之
誠也宋景一言尚致退舍之應況此大哉之 王言乎

允在臣僚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乎雖然知過非難
而改過為難言之非難而行之為難人君雖有善言而
苟無應天之實則亦何益哉所謂應天之實者何也臣
等前陳聖帝明王所修之德所修之行也今茲之變雖
未知某事之應人事之失則不一而足臣等請言不諱
之誅悉數而極言之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天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子也未有其子瘝疣而其
父母不傷且念者也亦未有下民失所而上天不震且
怒者也是故自生民以來時之休咎國之興亡咸以之
判焉盖億兆安寧則天心悅豫和氣充塞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國以之興黎民怨咨則天心震動

六氣乖戾亡國之徵剥牀之災莫不畢臻而國以之亡
矣如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報天人相與之際豈不大
可畏哉嗚呼今之民生何如也其困苦極矣其怨咨極
矣哉 國家區域褊小介於山海之間土地斥鹵物力綿
薄民生雖終歲勤動不足以仰事俯育矣加以國無制
產之道又失撫養之宜實無法之國也以貢賦一事言
之因土作貢先王之政也而我國則不問土宜之有無
不分郡邑之大小一例據定俾出童殺其苦已極矣今
則科外色目不時徵求無有紀極頭會箕斂剥膚椎髓
以賦民重者爲良牧催科急者爲能吏刑罰太酷者爲
能辦事損下益上者爲能奉公三百六十州之[illegible]慈辟

權謂者無義而齮齕搖克者諂諛皆是民安得不困且
怨哉賦斂之煩既若是而各司防納刀蹬之弊爲國大
蠧爲民大病貢案有常額而民之所納則常額之外所
謂人情作紙者倍蓰於元數若其防納則各司主人者
賣權其利民雖欲自納其道無由矣　祖宗朝則法禁
之嚴至於徙邊故牟利之徒猶不能縱恣今則國家以
爲尋常户部之科斂本司之督納不于邑而于其主人
主人何所懲而有所畏戢哉主以專利而坐致其富士
大夫嗜利者亦或效之權重者折簡於監司位卑者私
囑於守令納尋常之物而徵十倍之利一羊之價至於
七十匹一豹之價至於數百匹紙十卷至微也而徵村

百許條於小邑弓角筋膠至賤也而斂米百餘斛於民
間至微至賤者其價如是則況其重於此者乎殘民之
舟運陸輸以充權貴之家者不知其幾何而百姓之膏
血已竭矣處士曹植嘗陳胥徒防納之弊以爲國家之
亡必由於此臣等嘗以爲過以今觀之實切時之論也
幺麼鼠輩固不足責豈料士大夫亦爭胥徒之利台民
之害至於此乎嗚呼貢賦之煩旣如此防納之弊又如
彼民之起怨咨傷和氣者可勝言哉以力役一事言之
役民必於農隙恐傷農也一夫失耕八口受飢一女不
織渾家啼寒故孟子以不奪農時爲王政之本春秋以
作南門示不時之譏者重民力也今則修城浚隍凡百

調發之役不問其時唯以取辦目前爲快驅南畝之民以督劃一之功自春徂冬迄無了期春不能耕夏不能耘不耕不耘秋何所穫臣等聞邊郡民田今年不墾者居多云其後之苦如何也至於土木之役則于今凡幾年矣丁丁之斧響徹於深山呼邪之聲雷動於都市十章之木非神運鬼輸皆民力之所轉也償役之價非天降地產皆機杼之所出也臣等聞關東山郡民戶多不過數百少或止數十尋虎豹之穴越嶄巖之嶺運運拖之苻而置之江干牛倒人仆死於崖谷者相望也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役孑遺之民所餘幾何列邑蕭條村落空虛人烟爲豺虎之窟田野

變荆榛之藪 殿下深居九重堂下千里安知其艱哭之若此耶 王子弟宅雖不可廢峻宇雕墻無有限制連街亘衢者皆新營甲第也不圖唐家末然之變復見於聖世也以垂訓言之非燕翼之謀以財力言之非可繼之道 殿下何不念及于此怨永圖而窮民之力至此極也不獨此也橫費不節國用匱乏之故中適之令嚴辭由之法雖盡去稅存流徙絶戶者必推諉而責納甚至於一匹未收者亦不許解由此豈非時屈擧嬴之一此一切之法乎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民蓋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尙書守力役之重調度之煩至於如此民之起怨咨

傷和氣者可勝言哉以軍政一事言之兵務精不務衆
古之善教也今則不然生齒之數減於昔時而軍額之
增倍於　先朝當籍丁之日守令以搜括之多爲能云云
分儲丐學充額數額數之外又有餘丁則作爲別隊稱
稱號外籤軍纔訖流亡相繼爲閭帥首簿而責防守
令計無如何有族則責其族無族則責其隣無隣則
又責於執耕之人一人逋亡禍及十家十家不支禍及
百家展轉相仍終至於空簿而後已要在務精之義乎
地有遠近分防不可不審役有苦歇勞逸不可不均而
今則不然軍政皆委諸胥吏故防所不以遠近爲差唯
賄賂多少是視故多者得便近少者得險遠其籍兵也

無問苦歇亦賄賂是視故富而壯者皆歇役也窮而弱
者皆苦役也遠近苦歇之不均如此軍卒何由得其所
哉踐更之法不可不信而戍北精兵初則期以六朔而
爲邊將者托以防禦不許遞代或有數年不還甚者至
於七八年之久捐父母棄妻子蟣虱生刀鍋虀粃不飽
腹飢寒困頓之狀聞者酸鼻不獨此也債帥之剝割殘
酷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視軍民如雞豚惟所啖咀輕人
命如草芥惟所斬刈怨氣吞聲無地控訴且十五爲丁
六十除軍國法也今則乳下之兒盡編軍伍又立四十
五年實役之法實役未滿則雖或年過七十者亦在兵
籍至於盲人癃者跛癃篤疾者舉皆不得免役嗚呼

單政如此民之起怨咨傷和氣者可勝言哉以朝廷之事言之唐虞九官濟濟相讓文王多士穆穆布列百工和於朝庶民和於野天地交泰日月光華風雨時若四時玉燭昆蟲草木皆得以遂其生寧有乖氣間於其間乎逮至幽厲之朝臣工不和互相非議百姓失所詬讟並興戾氣所感日月薄蝕山冢崒崩旱乾水溢震雷霜雹之變史不絕書此非已然之明驗乎 殿下即位之初達中和之極以道迪之朝著清明百僚寅協駸駸乎大猷之世矣不幸士論攜貳一彼一此邪正相軋是非靡定數十年間進退消長之幾江河推蕩之勢相尋而不已朝廷之不和如此民心之悖惡乖氣之致異無足

怪也唯幸 聖上高明洞燭廓揮乾斷一擧措之間豺
狼慴伏太平萬世庶幾可望也然權姦濁亂之餘邪議
橫流士氣頹靡關節大行貪風大振見禍者懲入骨髓
冀乘時而逞志當官者無意國事惟保祿而容身廊廟
有三吉宰相臺閣列侫爲言官 殿下寢心無所寄耳
目無所托孤立於億兆之上獨運於萬幾之煩事有可
否無人獻替政有得失無人復逆輔養君德者誰歟糾
繩愆違者誰歟論道經邦者有其相乎折衝禦侮者有
其將乎譬如濟江河而無維楫中流遇風其覆必矣不
亦寒心哉加以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四維不張廉恥道
喪遺君後親之論背公死黨之議橫騖於一世若此不

己子思所謂國無類者無乃不棄而近之耶烏乎朝廷
者猶人之心腹也四方者猶人之四肢也未有心腹受
病而四肢不病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四方不亂者以
此觀之今日變異之作天數乎人事乎　殿下如欲變
災爲祥轉禍爲福則盍亦反其本乎臣等聞傳曰源清
則流清表正則影直顧　曰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遠於
草偃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此言雖涉於薄徇舍此則更無別途此朱熹
之所以冒君上之嚴聞而進誠正之說者也　殿下誠
能遇災而懼修聖帝明王之德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
以德不以言以一心爲萬化之本以一身爲萬民之表

自其身心之微而行之宮闈之內達之朝廷之上無一
不出於正則臣等所陳生民之瘼特措置中一事耳民
怨何自而興天災何自而生乎不然而覷覦於期會之
間察察於文簿之末則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補
於治也嗚呼 殿下之所憂者災異也以臣等過慮則
災異之外復有大可憂者也夫國有儲副所以係萬民
之心而爲宗廟社稷之計也今者春宮久曠 主器無
托時期漸晩盛禮不行宗國莫重之事若置諸遺忽於
過之地者此豈定國本係民心之道乎 宗祊儲祥麟
趾行慶螽斯之詩播於歌詠爲本爲支宜君宜王 殿
下所自知也 殿下神謀睿筭默運冥冥尋常擧措無

不炳幾殘獨微懸合事宜而獨此 宗誼大入計留時引月至此之久矣自古不早建儲而致危亂者考諸史班班可見何煩臣等之說耶抑又聞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人之生也教之不素則雖有英資美質其能盡陶成就者鮮矣故先王之教太子也在腹而有胎教之正既生而有過闕之教孩提而置保傅之官自幼至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也耳目所及無非正言正事也夫如是雖欲為不善而誰與為之三代之所以賢聖繼作國祚長遠者教養之具有此故也後世則不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富貴其所自有也驕侈其所自期也傍無嚴師之訓

畏友之益所與相從皆非宦官宮妾閹豎嬖褻也日
月所爲者非鬪雞走狗戲玩嗜音也血氣既盛心志
既移然後方施提撕警捄之功自扞格而難入一暴無
補於十寒一齊何益於衆楚哉嗚呼今之冢尚以教
兒爲急　宗廟社稷之託爲如何而一不預講教養哉
殿下若於乙夜之中念及于此則寧不爲之瞿然動心
哉臣等職微言輕　宗社大計非所當與也然司馬光
之爲通判也猶以建儲爲請臣等待罪論思之地區區
憂國之悃何敢不達於　黈纊之下哉一番亦上范鎮
之鬚眉先白伏願　殿下俯察愚誠而留念焉臣等不
勝激切屏營之至

請停築城仍陳時弊劄

副提學臣金誠一校理臣沈喜壽副校理臣李好閔修撰臣金時獻副修撰臣朴篪等伏以臣等伏見近日天氣愆常寒燠失節仲冬無盡水無片氷或寒風陰曀或土潤蒙霧毒氣中人閭巷之間不無感疾百僅一免臣等忝在近密自入冬以來一未嘗入侍 經筵瞻望 玉色每念 聖躬調護之難衣服飮膳之如何燕閑起居之如何而頃日迎 勅拜表等禮率皆 親行雖大臣欒房之請亦有所不顧臣等欽仰 殿下感戴 皇恩之盛意而禮成之後又未審 玉候之如何耳近來停筵雖出於一時戒寒之慮而在臣等過慮無窮 聖候

慮外廷之憂擾不發於 教旨而不無一分未全妥常
者如其不然而無處溫煖一向畏風則腠理不固外邪
易乘深居運欝實非調攝之道也古人有言曰主靜則
悠久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
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伏
願 殿下善養心神節護 玉體勿至於大動勿歸於
大佚凝順中和導迎和氣間於溫適之日淸燠之時或
召對或夜對接見儒臣咨訪治道歷摧古今則此實進
德之隆而躬樂和之道也況今民力疲盡邦本杌隉而
左右之臣無一人以身擔當國事夜思晨入者睪咫尺
筵中尙且囁嚅顧望不成端緖加之進見之踈遠陛之

陽誰復有韓陸之忠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哉以致下
情日阻群僞并興生民怨於野而　上下知矯詐興於
內而　主不聞滔滔蔘蔘終爲無政之國臣等竊傷焉
何謂主　民怨於野耶今茲築城之弊臣等已　啓於前
備邊司又蒙停築之便而今下已曉呼召已集春鍾已
具爲守令者乃曰今若罷追則是散舍集之功而明春
之役既勞且復亦不及於迎邊使未到之前矣爲民功
者亦曰今雖勞苦秋糧猶在吾爲議春則羸糧無葉又
廢種麥而明年之食絶矣莫如忍苦仍役乎邪子絶稼
哉方殷積盈拳之石禁方凍之土累卵之危高至尋丈
雨雪所沴陽暉所融不待明春而淵塌殆盡長城之築

罄天下之力而猶不能責成於歲月之間而義城之築其高卑延袤雖不敢擬諸長城而無問緩急一時幷舉生民塗炭之苦罔有紀極況以區區小國之力欲辦於時月之中雖欲堅而不顧得乎臣等請詳言內地築城之無益而有損也夫城池甲兵是衛國家而扞寇盜也臣等雖極無狀亦一蒼生而並在其衛中苟有一毫有益於國家則綢繆陰雨之備王公設險之義何敢容一喙言其不便也哉自有此東方即有此郡縣其關防之設城郭之建皆占其形勢扼其咽喉昔人經理之策已無餘蘊矣戰爭之多攻守之難在三國十倍於今而內地郡縣則未嘗有城池而保到今日安恬之劫賊在於

永州金宣弓之克敵在於安城有何山谿城郭之據哉今則關防摟攞遍及於內城搖動人心不便也力綿難辦不便也病民殫財不便也築之不堅而年年修改永爲生民之害不便也一州之城其大未必能容一州一面之民而其餘則盡藏在於村老弱散於野而曰我能城守可乎臣等伏聞此役之興一結出布多至十七八匹一日償役米至四五斛至如弓矢甲胄之具則其長短制度人各異見每經巡點必令改造而後來者又復譏之其督改之備舉責民閭臣等嘗出入民家審其生産窮民雖終歲勤苦及秋公私收糴之後則瓶罌顚倒所儲惟橡實菜根糠覈豆葉等物僅資不死而已其有

數石之穀者則稱爲實戶而亦甚罕耳其一歲租庸之
應納與奴婢諸色徵斂之布則歲有常課故竭力預措
幸得粗完則一年之能事畢矣如其不然則曩昔終年
又加以料外之歛至此其煩則民安得堪其命乎臣等
聞哀哀寡婦彊爲田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林木者頗有
之云臣等不意 聖明之世而有此事也關亭則又地
瘠民貧頹簽之後尤所難支故逋民纍纍於嶺南山郡
者不可以數計臣等竊傷焉此所謂生民怨於野而
上不知也黔首怨叛則鋤耰棘矜足以亡強秦之業人
和稍合則彈丸句麗足以鏖大業之兵今者民散如此
則雖有城池誰與以守臣等謂宜凡關防古有之地則

歲修金湯以爲之固在內地則其未築者一切停罷已
築者存之而已則猶可及民未盡散而得爲之所矣臣
等又竊伏念自癸未變生之後　國家收用武臣驟加
超擢而名位大濫勸懲無章凡用人之道豈可苟也必
量能而授官隨器而任事大而用大小而用小酬勞進
秩必以實效而銓序無差然後任之者不失選受之者
無僨事今則不循資格不視踐歷不論賢否至於喪傷
下等解由之法誠　先王金石之典贓汙之罪敗軍之
律在王法罔赦之刑而亦不恤焉彈劾纔加輒復陞秩
屢釁一赦大眚皆肆賞罰無所施奸貪無所懲至使騃
童恃兒猝當大任終自取敗以致亂亥雖黥而刑鎮之

關亦難其擬矣猶曰鷙鳥能擊與北道一路亦悉委之
貪酷武夫亦技倖毒詰克無厭民散財蕩而邑無完處
矣至於沃地完實之邑并任其噬齧而不爲之惜夫嶺
湖二南實根本之地人材之府而列邑六司亦付諸武
士勢將一時崩潰而學校蕪沒絃誦寂寥凡干文敎邈
若山河文翁之化已不可望而志學之士亦無考問之
所相與傷嗟而念古焉在昔宋時諸漕遣判差遣文臣
其意有在況可以專用武士而併傷其內地乎崇長武
弁一至於此恐亦非國家之福此實臣等之所未解也
所謂禍萌興於內也 臣等伏見 殿下自卽位以來無
聲色興馬之玩絕宴遊弋獵之好嚴內治而盡齊家之

道敎戚屬而杜干預之漸政害息賞之際亦嘗有一毫
之私介於其間光明正大之治在廷臣僚孰不欽服至
於嚴密之地訓迪之方非外臣所可預聞而其韡益之
美仁厚之性奉承關雎之化以衍慶於百世者則固必
有臣等亦知宮闈絶女謁之行 王子無侈汰之失
端本清源之治可以表範四方矣第以臣隣無進言之
義而驕侈之蘖無路轉聞於九重 王子處尊貴之中
而其一毫之賤得以弄奸於門屛鼬鼠廝役必有夤緣於
宮禁戚里之間則輒恐嚇於人曰我是某宮之切屬某
房之幹隷肆爲招權納賂之計至於尋常獄訟微細除
拜皆欲以貨賄而圖之各色防納遍及八區而必稱宮

旨計其準價皮張魚肉鷄鵝之於市曰此乃內下之物金
銀綵段責出於市曰此乃內貿之物坊里小民怵於聲
稱莫敢牴牾用責賤售以應其索而聚首蹙頞羅市號
泣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至於咫尺禁門之內敢肆奸
計卑品守令有來拜辭者招至差備門而饋以酒果曰
此乃寡宮之賜也某人有某事於汝邑汝其盡心此等
之說皆得於傳聞雖不敢謂之盡實然而閭巷騰播莊
在如此未必無一事可據而演轉至此耳聞之人有識
者少而愚惑者多誰知 殿下內治之嚴而不歸咎於
聖明之世耶臣等聞之竊痛焉至於 王子房人則不
知其真僞稱房人與否而濫稱司鑰橫行郡縣諸山寺

剩託爲願堂而征其貸利山澤堤堰占爲私有而奪人
田土劫娶良家作爲妻妾附近民丁指爲宮屬抑辱守
令脅制鄉里而京都傍近之山率爲樵場江海魚鹽之
地悉稱立案一有不順於意者輒稱宗親府關字而令
官吏捉送及其到房則無一人得見 王子儀容而責
頭贖決放于外曰此乃 王子之令也城中豪悍之人
其族類親屬必有干於諸房下人則必詭稱某房之人
而獄訟鬪毆稍有相涉則或鞭笞邑吏破毁人家坊市
之利必奪而有焉睚眦之怨必藉而報焉夫 王子受
殿下之訓戒而享自有之富貴豈有奪小民之財産
而以益之理哉況下人橫恣之弊則尤作 王子之所

自知也如近日虛稱別監而詑訛於捕盜者皆出於詐
也則臣等益信此事非 王子所知也而愚下之民不
知當所徒懷怨苦之心臣等聞之竊痛焉此所謂矯詐
興於內而 主不聞也嗚呼雖事有虛實言有數行而
入言之習孰衆口之咨嗟乃至於此臣等職在論思敢
自忌諱而不爲彈陳則其辜恩負君之罪死有餘誅而
殿下亦何從而得聞是用冒昧不遺微瑣不核眞僞
而畢擧所聞焉伏願 殿下嚴勅宮闈申戒諸君必有
一事或近於此者則明諭 聖旨使中外曉然知其鼠
輩所爲而實非 殿下之所聞亦非 王子之所知則
氛陰蝃蝀一時氷釋而孰不感 殿下光明古之德哉臣

等於此實有所汙背焉人臣告君必先正其在下之道而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間貪汙成風關節盛行而不聞有司按覈而治之者而徒以此等根頊之說歷陳於冕旒之下是豈爲人臣盡臣道之義哉伏願 殿下擴其愚衷而垂察焉取 進止

啓

請貞陵建閣置官啓

臣等伏以 貞陵封植之事三司論之已盡自 上德之已悉而一則曰封植之外更無可爲二則曰 先王定制不容有異議臣等之惑滋甚焉夫 神德王后以太祖正妃主位中壼一國臣民北面臣事則其於生

事矣祭自有正禮而園陵荒廢享祀永絶神人之憾極
矣國家之羞大矣幸在今日 命以封植凡有血氣孰不
感激第以寢宇不建則安 靈無所齋官不置則奉陵
無人徒有封植之名未免涼薄之歸此臣等之所以日
日廷爭而不已者也且 太宗於 神德情則母子義
則君臣也是以於遷 陵也分百官以邑衛於爲祭也
命二品以爲之禁則 太宗之事 神德可謂盡其禮
矣當初二三臣徵出謬議使 先后之陵埋沒於草樹
之中未知此何等制禮而 殿下毋議之於 先王所
定者何哉 殿下平日於奉先追遠之道無所不用其
極而獨於 貞陵一事置之高閣如此臣等竊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願更 加三思亟賜一兪

再啓

貞陵一事擧國爭之至於逾年之久然後始下封植之

命輿情感激佇觀曠世之典而該官公壹參爲苟簡

之歸 殿下又不許該官建閣此何等典禮耶記曰禮

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人情而已又曰易則易于則于易

于雜者未之有也夫以開國 先后猥遭廢薄寢園無

所香火久冷荒涼一抔之土埋沒草棘之中爲樵蕘所

踐踏者殆將二百年神人寃痛極矣今日封植之禮豈

非人情天理之不容已者乎且不以 先后視 神德

則已旣謂之 先后而擧封植之禮則其應行典禮以

易乎以[illegible]陵彌徽稱猶在 先后之列而園陵儀物不備 先后之禮易于之雜於是爲甚焉 敬陵純陵雖均爲 后妣之陵而追崇之禮當諱於母臨一國者故陵寢之制不得不減損也該官却援 兩陵爲據未知何所見也當初丁字閣齋郎之不爲建置非有義例只因一時之貶薄而然也今以貶薄爲未安而立園陵之制則寧有因循不置之理禮官之失既如彼 殿下之敎又如此使妥 靈無所奉陵無人名雖曰封植其貶薄之意猶在其中也將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而洩 先后窮天之冤乎漢儒曰嚴父所尊子不可以不承又曰子無貶母之義當時議臣之失今不敢論而

所可惜者今日之舉也伏願 殿下更加深思亟從公
論亢于後寢之制一依 先后之禮

狀

申救郭再祐狀 令李吏文下同

右宰郭再祐起兵討賊事曾已累次 啓達矣今者意
外之變出於計慮之所不到罔知所處之宜竊爲痛悶
再祐乃故通政郭越之子南冥曹植之孫壻中間業武
去而讀書性質朴無文居喪致哀鄉曲願以孝行稱之
自變生之初聞兵水使相繼逃走賊之猖犯密陽也監
司金睟謂節制之帥不當在圍城中乃退還靈山旋向
宜寧再祐奮然曰兵水使遁走而不爲行刑今又賊出

左道而退走草溪監司可斬也乃杖劍欲要諸路鄉人力禁乃止厥後右兵使曹大坤及防禦助防守令等一皆望風奔潰數十日間賊犯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此輩護倭入京貽禍　君父皆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常常大言一朝乃散家財以募士其妾諫曰奈何爲此等浪死計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亦給戰士之妻家業因此蕩盡不免飢餓乃托其妻子於其妹夫許彥濟家盡所募壯士聲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爲發狂其時宜寧草溪兩邑守令皆戰敗空官而宜寧官庫則已經焚蕩再祐兵無見粮乃發草溪及新反縣倉穀以餉軍陜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下令捕之應募

者聞之皆有散去之意臣到界之初即貽書招之軍乃
稍稍自是一向擊賊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故所
率戰士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必着紅紬帖裏具
堂上笠飾自稱紅衣天降將軍馳馬掠陣往來倏忽賊
雖齊放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
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示無懼意或於山藪中多設疑
兵吹角鼓譟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射殺之或
逐倭船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最於
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敢登岸
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五穀之盛無異
平日道內餘城至今保存者再祐之功居多然聞三道

之師潰於水原有似發狂之人危言妄語無數發說巡
察雖貽書褒美　啓聞上功亦不同意人或以取禍戒
之則必按劍而怒今忽再度移檄于巡察營門歷數其
罪聲言欲討且通文各邑義兵將諭以討罪之意巡察
移關於臣令宜寧官捉囚臣竊念再祐若實有逆心則
方提精兵非一力士之所擒若無逆心則一書足以開
悟即下帖于再祐譬曉多方金涔亦貽書戒之再祐即
翻然聽順聞晉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初三日已為發去
向前郭再祐以一介道民欲把道主至於聲罪移檄雖
自謂為國憤憤以至於此跡涉亂民即為討除為當而
其首倡於當舉國陷沒之餘能以孤軍一奮勇聾賊道內殘民

倚爲干城今以亂言卽加誅戮則保存餘城禦賊無計臣欲爲彌縫鎭定之計再三戒勅再祐已爲從順而得罪於都巡察使恐難相容惹起他變臣聞乙卯年倭變時全羅監司金澍自靈巖郡出走他邑水原前府使尹祁時以儒生在圍城中欲拔劍斬之澍不爲怒談笑處之論者至今稱祁之勇而多澍之能容再祐之事雖甚狂妄心實無他監司若如澍之所處則使帖然無事故貽書金睟使之善處則無可虞之變而但金睟以叛賊已爲 啓聞又以他人指嗾爲言若果以此加罪則非但渠不服罪一道人心恐難收拾極爲痛迫渠之忠義憤發之狀奮勇擊賊之功布著於一道兒童走卒皆稱

郭將軍且聞此人善於用兵有將帥之才若以情見狂妄之
誅則慮或終有成效臣不幸受 命之後再逢此變臣
四月中取路湖南到雲峯縣湖南之人以巡察使李洸
緩於勤 王欲討之或有密言於臣者臣以大義折之
即議于睟欲通于李洸以備之睟曰彼以勤 王之緩
欲討之可謂義士也若誅此人則一道人心益激李洸
王處不可通也臣從其言而止今茲再祐之事政類於彼
睟苟以處湖南之義處再祐則事無難處者矣臣及金
睟或勑再祐之書及追答書並謄書上送

馳啓晉州守城勝捷狀

金海留屯之賊衆合三萬餘名長驅并進九月二十四

日分三運龍襄破露峴之兵二十七日又犯昌原府兵使
再敗前後死者無慮一千四百餘人軍心沮喪士民潰
散賊徒乘勝勢如風雨本月初二日進陷咸安初五日
先鋒騎倭千餘名直到州東馬峴北峯周覽形勢橫馳
耀兵牧使傳令城中視若不見不許妄費一丸一箭但
令城中騎士五百餘人馳突於賊所見處又於城內遍
望處建龍大旗多張帟幕盡取城中老弱男女皆着男
服以壯軍容是日申時賊徒還向來路牧使即抄驍健
人登山候望則賊衆數萬結陣于州東十里臨淵臺寺
處初六日早朝賊官大𢇁一時長驅騎馬橫馳者或揮
長柄圓金扇或負白賁黃文金翠妻畫以雜彩因風飄動

光彩閃爍或著鷄羽冠或着被髮假面或着有角金假
面各負雜色旗麾或長或廣不知其數或奉青蓋或持
紅蓋白刃耀日殺氣連天亢奇形詭狀驚惑人眼分作
三運漫山下來一運東門外順天堂上結陣俯瞰城中
又一運自開慶院直過東門外列立於鳳鳴樓前又一
運自鄉校後山直越順天堂山與鳳鳴樓倭合爲一陣
而其他各峯環立之倭蜂屯蟻聚將倭六人皆着黑段
衣雙率焉多率從倭立於將倭之前步隨女人其數亦
多順天堂結陣之倭銃手可千餘名向城中齊放鐵丸
有如轟雷飛雹三萬餘倭一時大呼聲振天地城中全
不動搖寂若無人俟其勢衰亦爲鼓譟於炮銭而賊徒

嵗入閭閻或取門板或持搭板或浮捸樓板列立於城
外一百步之地潜伏板內放丸不絶餘賊四散盡焚西邊
民家又撤東邊草屋或斫閭家竹物或斷蓋蒿草一時結
幕連亘六七里皆圍以青帳將倭則或入鄉校內或屍
閭閻大家是日載駄牛馬自午至昏自東而入絡繹不
絶初更賊一處吹角處處相應衆倭又齊聲大哮食頃
而止放丸之聲徹夜不絶結幕處處終夜爇火是夜郭
再祐遣沈大升等率軍二百餘名登鄉校後山吹角擧
火城中之人亦吹角相應賊衆大驚擾亂擧火登山終
夜不寐初七日賊衆自朝至暮放丸不絶又以長片箭
亂射城中分兵四出焚蕩作賊數十里內閭家盡爲灰

燼盡所遠近公私長竹或束或編多取松枝高積於陣前所取大木連絡輸入不知其何用也教使務要鎭定軍情夜則令樂工吹笛門樓上以示閑暇賊中兒童甚多或爲鄕語或爲京語每日周城外大呼曰京城已陷八道崩潰如籠晉城汝何能守莫若速降之爲愈也今夕介山文來則汝將三首當懸於旗上云云城中之人不勝憤怒高聲欲叱之教使禁勿與言是夜月落後賊潛立竹編於東城外横亘數百步竹編內列立板子其內積盛土塗石層累成阜平臨城內以爲放炮避箭之所而竹編前遮故我軍初不覺也及朝視之則[illegible]土壘矣初八日賊多造竹樓無慮數千又作廣梯編竹甚

密廣可一間覆以網席鱗次連排以為衆軍直上之路
又作三層山臺為輪轉壓城之計敎使令放玄字銃筒
三度洞貫造臺之倭驚懼退去復使料賊多積松枝者
欲逼城也前遮竹編者欲薄城也預備火具而恐其生
濕難燒紙里裹火藥藏於束薪擲投城外以焚松竹城上
多置震天雷蒺藜炮大石塊欲擊迫城之賊又備長柄
斧鎌等物擬破輪轉山臺女墻內又多設釜鼎沸水以
備揚湯灌賊晝則伏軍於陴內使不立視多造蒭人彎
弓持滿出沒於陴上嚴勑軍人勿放虛矢常以投石使
賊不敢近城是夜賊加設竹編漸次近城築土漸高兩
處山臺構結四層前面懸板以蔽矢石欲為放丸之所

夜二更圍城假縣令趙凝道與本州伏兵將鄭惟敬等
率軍五百餘名各持十字炬擧火列立于南江外晉峴
上吹角城中之人望見援兵之至卽鳴大鍾吹角以應
之賊徒驚怖喧譟卽燃火各幕分遣伏兵遮列江邊以
截援兵初九日曉頭賊二千餘名向丹城之路四散焚
蕩一運向丹溪縣爲陜川假將金俊民所逐一運焚蕩
丹城邑內亦爲金俊民所逐一運向薩川倉之路爲鄭
起龍曹慶亨等所逐日暮還屯留在之倭放砲發矢終
日不絶賀士之後比前尤甚賊登山臺放丸無數城中
放玄字銃前三度穿過竹編又貫木板一矢則洞貫賊胷
卽死厥後賊不敢更登山臺未時伏兵將鄭惟敬率軍

三百餘名自晉峴至沙遷列立耀兵又抄出力士二十餘人勁擊南江外焚蕩之賊及竹物所伐者留陣倭人二百餘名渡江追逐鄭惟敬乃退是昏賊列炬往來有若相約之狀有一兒童走到新北門前乃本州被擄者也引問賊情則答曰明日曉頭欲並力攻城云初十日四更初明火各幕載馱出去佯示退歸之狀以怠我軍而滅火潛還四更中分二運萬餘名內薄東門新城各持長梯或負防牌或着鄉校籃器或割網席裹頭或以蒿草編造爲冠以避矢石作三層假面募人次次登梯以誑我軍然後賊乃緣城騎堞千餘名隨後突進放丸如雨呼聲若雷將倭則馳馬橫行揮劍督戰牧使在東門

扗隔臺判官在東門擁城率射士殊死力戰或放震天
雷蒺藜炮或投大石或投火鐵或焚薦亂投或揚湯灌
賊賊踏蒺鐵中弓弩又投大石焦頭爛額者無筭又爲震天
雷所觸僵屍如麻方城東酣戰之時又一運萬餘名乘
暗潛行突入至舊扗門外持長梯負防牌勢將騰入守陴
者皆驚潰前萬戶崔德良敎使軍官李訥尹思復冒死
拒戰潰卒復集隨方拒敵一如東門老弱男女亦爲之
下石投火城中瓦石盖落殆盡良久東方發明賊勢少
歇敎使左額中丸不省人事昆陽郡守李光岳代守扗
隔臺率其射士奮勇力戰射殪雙章馬倭將自四更交
鋒日加辰巳賊始退兵兩處戰所死者不知其幾而賊

徒卽爲曳去援之間閻烈焰中斬級之數僅三十餘頭而賊退後聞家燒骨處處積在將倭之屍則八龍擔去夜乞棄被擄人及牛馬狼狽遁去而敎使中丸將士力竭又無繼援之兵未得追擊殲盡極爲痛憤敎使生變之後盡心國事焰焇百五十餘斤預先煮取略倣倭制新鑄銃筒百七十餘柄別抄境內幹能之人常川習放故臨戰之時用火藥如水至累巨萬中以援城外連絡放丸以摧大敵大槩一國崩隳之餘無一人敢爲守禦之計敎使獨能堅守孤城不藉外援能却大敵不特保全一道抑又得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內地敎使之功於是尤大

馳啓兵使金沔身死狀 金沔以義兵將爲兵使頗自重毁熙察之令先生節制嚴明兵使果不相能管下將士疑貳及先生及見此啓辭始服先生處心之公正

兵營營吏文狀內兵使駐兵金山地今三月初二日始得癘疫連日強爲行公初五日症勢漸重十一日卒逝云云兵使本以多病之人養病山村無意世事生變之初奮不顧身倡義起兵誓不與此賊俱生經年血戰累摧賊鋒高靈知禮金山開寧次第收復江右一帶至今保存者多是其功也起兵之後其妻子在近地流離飢餓一不相見長在知禮陣經夏涉冬暴露風雨霜雪中人知其必死而此不動念爲國之誠炳然如丹衷是兵使除授之後尤以責大任重爲懼親督諸軍進駐金

以之一境與善山賊相持賊頗畏縮燒盡府境內閭閻騷
有逃去之迹而積傷之餘卒遘大癘畢命軍中長城一
壞三軍飲泣天不助順一至於此臣子懸獨處罔知所
以爲計本道軍粮已竭殘兵散盡雖得良將更無着手
處無狀小臣猥荷天地再生之 恩得至今日一息尚
存之際願與兵使合力殉國死而後已有勇猛將十分
擇差星火催促赴任道內新喪元帥軍情沮喪潰散相
繼虞候既非節制之才守令亦不能號令故姑使都事
金領男爲中衛將金俊民爲左衛將黃應男爲右衛將
代領其衆以待新閫帥之來

請酬功發粟募粟事宜狀

道內賊勢星州開寧朔次遁去之後時方屯聚善山設伏於府西開寧之境以防我軍入攻之路兵使及湖南義將等環其疆守而用兵甚難兼且地理平衍道路至近必有掩襲之患故申勅兵使移陣險阻處以備不虞賊果於前月二十六日來襲善山府府使僅以身免又襲湖南伏兵殺害五人棄馬十匹而去大槩府人盡附於賊受牌安居無異平日我軍所屯處無不即通極爲痛憤賊自聞平壤克復之後蜂屯蟻聚者咸有逃歸之志而天兵久留不進賊更生氣聞慶咸昌尙州留屯者肆行焚蕩有甚於變初全羅舟師失利之後熊川金海昌原之賊更有猖獗之漸而各邑軍粮已竭郭再祐軍

飢餓散盡將爲無軍之將舟師粮餉不繼勢將自
潰兵使所率將士亦無支久之勢與賊相持更延旬月
則土崩瓦解决在呼吸臣雖萬死亦何益哉富民私儲
自上年搜括已盡初則謂有賞格頗有願納者賞久不
行民不相信納粟之令前後累下而無一人見應者雖
緣財穀殫竭所致亦由 國法不信於民故也前 啓
本内本道納粟之人及南原李大胤蘇湜等隨所納多
少即除影實職許通免賤免鄉等事並爲次第擧行雖
未準石數者限年復戶免役以賞其功則有餘粟者亦
必有樂應者矣軍卒經年暴露皆是百戰餘生也雖無
軍功猶當閔勞施恤況力戰有功之士哉臣無可酬之

物只待 朝廷賞格以爲激勸之地故不敢掩其功勞
前後 啓聞不勝其煩瀆臣豈敢掠美市恩以求悅於
行伍哉蓋民心已離 國勢已去非此終無以聳軍情
而萃人心故也上年起兵之後 朝廷猶不以人廢言
凡擧義有功之人遍加 恩賞故人有興起之心臣之
不死至此猶得苟保一隅者秋毫皆 朝廷處置得宜
也但羽檄交馳軍書旁午該司下吏未及句較或功小
而先錄或功大而見遺甚至以匹兵不斬一級而除判
官以守門將一度力戰而超敍使奴子斬一僧而其主
陞三品正職壯士斬數十賊而將無一級之賞其他失
當之事難以枚擧用此志士掩抑將卒解體皆曰吾等

經年荷戈萬死血戰而功不見錄復何爲武軍情如此
故爲將者雖日日督戰而專不用命逋亡相繼招集無
策臣實罔知所以爲計也自古失信吝賞則雖在平時
猶不可爲國況此喪亂垂亡之日乎所恃者天兵速領
而下恢復謂可指日而中道震泥遷近矣望如臣者乃
朝夕捐軀之人有何顏情茀未知　朝廷視籌於何地
言念至此直欲籲天而無路也本道凶饉振古所無鋒
刃餘民無復孑遺幸而不死者則相聚爲盜以人爲糧
雖捕斬相繼而亦不能禁加以絶無穀種賊雖退去萬
無東作之勢道內人命不待兵而自就殲滅必矣湖南
民力雖困於飛芻輓粟而倉穀則尚完若移轉運糧穀

種各數萬石則臣雖不職尚可賑飢禦賊兼不廢農庶
幾完湖南保障以爲國家恢復之基不然臣有死而已
更無所爲議者以爲湖南財穀亦盡不可移粟云云此
不思之甚也臣在隅嶺之地湖南士人無日不相見其
倉穀不多聞之詳矣又見南原府使尹安性則湖南有
唇齒輔車之勢嶺亡則湖次之移粟不可不亟亟施行
也若待 朝廷回下則分糶已盡恐無所及云云湖南守
令之言如此可知其公論所在也前 啓下米太各二
千石則不過爲萬軍旬日之粮濟得甚事 朝廷旣以
天兵支待許運數萬石于本道故其米太已到雲峯南
原等地而慮或天兵終不踰嶺積置不送其爲計可謂

罔畫矣然何土非王土何民非王民設使天兵不來用
以救荒繼餉不亦兩便哉若如空名告身許通免賤等
項手本帖累次　啓請悉速施行以救倒懸之急庶有萬
分一保存之路當此天兵壓境調度日不暇給之時有
此煩瀆之請臣之不知緩急甚矣第念本道存亡係關
國家甚大故如是昧死盡言

招諭文

招諭一道士民文（壬辰五月十日）

國運中否島夷竊發橫跳疆埸衝突東西雄城大鎮曾
無藩籬之限浹旬之間已踰關嶺直擣京師鑾輿播
越舉國奔竄自有此東方夷禍之慘莫今日若也列閭

爲 國家干城而或望風奔潰或恇怯退縮守令爲一
邑君長而率皆搬移妻子棄兵庫無一人抗義奮忠
先登擊賊者哀我軍民尚安所恃賴而不迯且岌若狂
瀾一潰莫可堤防城無荷戈之卒邑無效死之臣賊之
所到如入無人之境遂使嶺南一道陷爲賊藪土崩瓦
解莫保朝夕此何等時變耶然此豈徒邊將守令之過
爲士民者亦不得辭其責也古之當大亂能守國者以
其上有効死之志下有死長之心故也今則賊未至而
士民率先逃竄藏伏山林爲苟活偷生之計使守令無
民將帥無軍將誰與禦敵乎或者謂鄒魯之鬨也有司
死者三十餘人而民莫之死者以有司不恤民隱也今

姦奔潰之變豈孟子所謂出爾反爾者乎嗚呼此何言耶近年以來賦累煩矣役累重矣民果不堪命矣然城池防備之具皆係陰雨之備以今觀之 聖上保民之慮遠矣夫豈厲民而自利者乎況鄒魯之鬪雖有勝負同是中國也於民無甚利害惟此洪酋之徒一入我地便有雄據之志繫擄婦女作爲妻妾屠戮丁壯靡有子遺撲地閭閻盡付烈炎公私蓋藏舉爲其有毒遍四域血流千里生民之禍可忍言哉此實志士枕戈之日忠臣殉國之秋而六十七州之中迄無倡義奮臂之人猶恐逃命之或後入山之不深曷勝嘆哉設使入山避賊終能全軀保家烈士猶以爲恥況萬無保全之理乎當

職請究言之以聞士民之惑可乎此賊意於犯京兵不留行故禍未遍及於列邑逮賊得志之後兇徒充滿域內則山林界為逃死之地乎比如洪流滔天烈焰燎原嗟我億萬生靈更欲何地容身不出則日久糧絕坐為窮山之殍出則父母妻子被其侮辱衣冠上族為其魚肉降則永為禽獸之族不降則舉作瘡癈之鬼此豈待智者而後知之乎然此則只以利害死生言之耳嗚呼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也凡我含血食毛於此土者坐見　君父之蒙塵　宗社之將顚萬姓之魚爛而恝然不為之動念則其於天經地義何如況父母羅鋒刃骨肉不相保私門之禍亦甚而為子弟者舉頭

鼠竄不思出萬死而俱全則其於人子之道何如哉顧惟嶺南素稱人才之府庫一千年之新羅五百載之高麗及我 朝二百年之間忠臣孝子英聲義烈輝映青史節義之美習俗之厚甲于東方此固士民之所共知也且以近事言之退溪南冥兩先生並生一世倡明道學以淑人心扶人紀爲己任士子之薰陶漸染興起私淑者多矣平日讀許多聖賢書其自許何如而一朝遭變惟貪生避死之是急自陷於遺君後親之惡則偷生世間將何以頭戴一天死入地下亦何以見義先正衣冠禮樂之身其可辱乎斷髮文身之俗其可從乎二百年 宗社其忍輸之賊手乎數千里山河其忍委之賊

空盈乎中一旦反變爲夷狄人類化爲禽獸是可忍乎是可爲
乎上首功之秦初非純乎夷狄而魯連猶甘蹈海之死
蠢茲卉服此何等醜種而任其盜據我土地戮辱我民
庶不思所以驅逐之斬殪之乎說者以爲彼勇我㤼彼
銳我鈍雖或起兵無能爲也噫此何不思之甚也古之
忠臣烈士不以成敗易志强弱移氣義所當爲則雖百
戰百敗猶張空拳冒白刃萬死而不悔况此賊雖强懸
軍深入正犯軍忌尙安能善其歸乎我卒雖㤼勇㤼亦
何常之有忠義所激弱可使强寡可敵衆只在一轉移
之間耳見今逃兵潰卒而竄山谷初雖脫身而求生終
知一死之難免咸思自奮爲 國效力特未有倡之者

耳當此時如有一人義士奮起一呼則遠近雲合響應
坐可策也且 聖上已下哀痛之教又不以小臣爲無
狀付以招諭之責唐之武夫悍卒尚泣興元之詔矧我
鄒魯之士寧不爲之扼腕慷慨以赴 君父之急乎誠
願檄到之日守令則曉諭一邑邊將則激厲士卒文武
朝官及老儒生各人等轉相告諭倡率同志結以忠義
或保障以自守或提軍以助戰富民則運車達之粟以
贍軍勇士則奮冲冒之兵以勦賊家家人人各自爲戰
一時並起則雷聲大振義氣百倍鉏耰棘矜可化爲堅
甲利兵賊雖有長槍大劍尚何可畏之有事成則雪
國耻於萬一全不成猶不失爲義鬼諸君勉之書職一腐

儒也雖未學軍旅之事君臣大義則亦粗聞之矣受任
於一道顚覆之餘志切存楚之未效包胥之忠哭廟起兵
徒慕張巡之烈尚賴義士之力冀辦取日之功 朝廷
賞格在後並宜知悉

通喩玄風士民文

國運極否醜虜長驅以至 鑾輿播越 廟社蒙塵噫
人皆有秉彜之天凡在食土茹毛者孰不欲畢義竭忠
捐軀而殉國乎顧惟嶺南素稱鄒魯之邦而苞山一縣
又爲士子之淵藪其間伏節死義之士何限今者賊據
城中四出屠掠其見害者非其父兄則乃其妻子也上
之 君父之讐不可與共戴其天下之兄弟妻子之仇亦

豈可以不報吾知竄伏山藪者撫戈嘗膽之志未嘗頃刻忘于懷也未聞有一人倡義起兵慷慨討賊者豈不以剷賊完作吾民無用武之地故耶然而忠義之士不以死生易志勇武之人不以強弱自沮切願僉相通諭倡起義旅力可以擊賊則在鄉而奮挺甲之兵可退勢若不可以自立則提兵而赴閫帥之軍可也或不以當職爲可棄則渡江赴義又何不可之有頃者陜川鄭宜寧仁弘高靈金佐郎沔奮忠揭義一呼而州郡響應比來軍聲大振恢復之功庶幾可圖本縣士民勿爲倭奴積威之所怵益勵義烈之氣一以復　君父之讎爲念則忠憤所激勇氣百倍彼惡敢當我況今倭賊懸軍深

入寇鋒已挫六敗於松都之青石中沉於西京之大同
踰鐵嶺者又爲巡邊使李鎰之所殲唐兵五萬既渡鴨
江祖郭王三大將各率精兵數萬分道馳援又舟師十
萬自山東直擣倭人巢穴我勢既張賊已無日此正忠
士奮發立功之秋也若遷延時日坐失機會則不惟無
以戡定禍亂將得罪於君臣之大倫其何面目自立於
天壤間乎苐惟民庶之無識或不知君臣之義者則惟
賞罰可以勸懲其不見 朝廷事目乎勿論公私賤隷
一級及苐二級六品三級通政斬倭將錄勳嘉善云云
夫勇士急赴義兵銳意力戰則上可以取通侯之印下
不失爲勳臣之列榮耀一身澤流後裔不亦快乎如或

計不出此一向隱伏林藪則雖脫倭奴之鋒刃其免窮
山之餓殍乎籍令萬分一偷生而苟活一朝事定則
國有常刑非但身不保首領爲其妻孥者舉不免孥戮
之刑其視力戰成大功取重賞著利害禍福爲如何也
生爲烈士死作忠魂惟爾等其勉之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趙月川書

春來侍履若何前仍風便修上一書想已關聽耳誌文初六日始搆出而於先生盛德大業十八有未安不得已歷議具呈兩丈暨禹景善鄭標叔安處令呈之面證則四字以為稱述大業處已盡無欠不可盡意疑據以厥誌文之體云云此是祝辭也若用此誌則非所以誌先生也可謂門下有人乎誌辭又不用左右所記而其所稱道皆輕輕地說過未知所見如何而如此也畢撰之日與鄭承旨李後白反復參證然後乃出云云想二公之

見以此爲足以稱述先生故慕也此可謂知先生者
高蘇或左右撰之則豈有此事未之旣矣嘆之何及但
諸之還去已二日而尚未見還恐或改徹耳景善之意
則若終不改徹勸主家勿用而更求他于此則恐難也
大學士已成文雖欲更求誰肯下手具呉爾矣皆失望
亦不知所處耳識一爲職業所拘勢亦不得會窆坐三之息
報之何地負罪幽明南望慟哭而已

與上趙月川 癸酉

識一再拜言歲暮寒甚不審孝履若何千里憂慮如何
可言識一僅免他苦但塵土汩汩之餘志業日頹將無
以自立於世而匪據之責日至其終狼狽今可卜也一

身禍福不暇計也其於玷辱師門何可嘆可嘆此中兩
司請謚先生自 上以不待行狀而賜謚爲不可右相
及李叔獻諸人又請據誌碣門人敍述而定謚至當又
上劄然後乃蒙 允可吏曹方稟右等文字兩篇皆善
金而精以爲誌乃不可用之文也不可上塵 上之覽擬
此等文字而製謚亦如待行狀而爲之也鄙之意則誌文
果不滿於意必以此爲據事甚苟且故 經席亦曾論
啓而未蒙 採納深可恨也然 君命已下更無如何
主家何可以誌文不好爲辭而不爲之上本況朝廷之
意非必欲觀此誌而定謚之美惡實欲要聖上入覽其尊崇
之禮而 上不許故爲此不得已之請當時苟且謚號

則萬無以此輕重之理也且時事之不可知也數歲之餘
安保其如今日乎今則雖擴誌定謚實無他言矣若時事
一變則雖有百行狀亦何益哉此亦不可不爲之言也
朝廷處置得失非在下者所可與也以擴誌爲非而不
上則亦非道理之所當然也如何如何陶山立院事監
司欲爲致力云極可喜也然事當謀始當遣議彼此定
其規畫然後舉事不可草草經營也歲後卽當歸覲矣
拜不遠預慰預慰餘祝偹從禮制孝履保重

答趙月川書

奉違隔年一紙之信亦不以時相寄此中悵慕爲如何節
喩此來關河脩阻雖欲寄聲亦無由方以爲嘆奉此德

音宛若對芝宇披豁懷慰釋不已不已誠一狼狽風塵無益公私六尺之軀乖餌於虎口未知終如何出塲耶似聞左右一不樂於彼云然以僕之迷途失脚者觀之猶左右得之也至如意趣鹵莽之喻鄙人之謂也左右靜居修己所養必深豈有是乎恨不得相從於寂寞之濱以卒其業也廣文朝謝即出送誠一已適銓曹得閒地耳庚熱官學兩優以副遠望

答趙月川書 壬午

病中再承手滋三復爽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且審齋居講道信從者衆其成已成人之樂豈易窺測耶恭遡風馳景嘆慕可言可言誠一患河魚今已閱月而尚未見

痿痺之病日深而氣日敗如此不已其去死域恐不遠也寓
居江舍風氣不佳今日始舁疾還稼谷且病卧窮山情
緒索然雖有慕用懷人之嘆亦奈何奈何曾見近來作何
工程來學諸君見講何書在先生平日作人之意如彼
真誠切而如鄙人從從風埃中昔自暴棄者其得罪師門
甚矣今欲收拾身心以爲桑榆之計而病又纏身可嘆
可嘆願吾丈勉究大業使先生衣鉢之傳終有所歸也
童子禮久當奉呈而緣在外未得搜出家書以呈稽緩
可罪可罪鄉校禮全帙附上朱書輯覽及疏草趙君謄
畢並送二公耳病倦掛漏不宣

與趙月川書 丁亥

庚熱比酷緬惟尊學履神相清燕江院奉違之後常欲伻候動靜而農家闕人未遂下忱悵缺不已文集校讎事緣鄙人久病未能下手今始一番看過而精神眩耗雖有誤字亦不省識可恨來此十九冊送呈西厓使之看校其處復有幾冊想諸丈已畢校今伻命付俾得卒業何如近欲謀聚屏山西厓以暑熱辭之期以秋涼設未果耳大槩看畢全集後齊會一處可相議矣壎之數鄙人於陶山而恐如前日之等閑故必欲盡校方進如何如何未間談暑珍嗇

答趙月川書

秋風夕起方切嚮往忽承委伻惠札就審學履靜養珍

福慼慰不可言誠一一夏又秋來長在病吟中近又慼室八殊
無好況可嘆松巖昨已不救傷悼奈何此友操履無玷
於世作一塵冊每見令人鄙詐消落今其逝矣心事轉
覺涼涼非但慼山陽之笛而已西厓昨昨承書時在河
齋安好耳久有屏山之約而彼此病暑尚此不諧今承
尊諭敢不依命但七八間則去秋夕不遠誠一當預往
臨河歷掃先壠雖暫會於彼勢難從容烏川諸侍想亦
如此若尊丈直往水酒展拜後十六日期會則可兩便
如何如何在西厓處文集校訖轉送于鄙人故方敬讀
未能卒業耳第西厓只加校備而不為刪定云誠是爲
可恨誠一請一一付標則今還送是定冊矣所欲言甚多

非筆舌所盡都俟拜日耳此中張梨川介孫感何已何已未聞爲道加愛

與趙月川書

來復之候已近伏惟靜履益佳想慕不已不已前聞有恩諭之行深以未及走別爲恨旋知中道辭歸冒寒跋涉極艱豈能如意耶誠一塊守窮山日有鈍滯之憂思欲一就參聽緒論而向往無誠轉弱之境歲云莫矣可嘆可嘆文集來此已久而家亥尚未易校況其他乎西厓先送十八卷其所刪定頗精辛生史校閱其未盡處一一付標何如全而精以此中獨任是事爲非歷數其非條目甚多可懼可懼西厓畢校餘卷後同裏一處更

議編集何如歲月如流就完無期恐終得罪於而精諸
人也日寒爲道自愛

與趙月川書

奉違忽忽經時悵望南雲徒有懸懸之懷音塵表伏承手
帖就審政履萬重欣慰曷勝誠一去冬遭宗家之變自
春以來舍弟宿病重發幾至不救今僅少蘇而往復無
常未知厥終何如長在憂患中雖在抹下小無閒況悒
悒度日而已去春亦奉惠書而適在河縣未果仰報厥
後一向無便因循至此恨罪恨罪魯卿丈已作古人今
又聞約之訃音驚悼不可言不可言兩丈素無疾病而
今忽至此人事之不可期果如是乎尨慟尨慟文集百

厓已書貼標頗有成緒而前承尊教以爲論議不一姑置巾衍以竢後日云此是十分愼重之盛意也但中草寫出後不可復改則如尊示可也旣寫之後如有未盡則可增可減有何所難且見景善書與西厓所論無異同亟令寫出云若待彼此齊會議合然後方爲編集則未知脫稿在何時也人事日變數年之後果能無魔障耶鄙意趂今草本淨寫一件恐爲當也如何如何兒輩又上 天意難測士林終挽駕於何地耶可嘆可嘆端陽有來展之示若遂中間之會何幸如之頃受經東蓋又委惠三種珎佩珎佩適日憹便忙草草不宣

答趙月川書

還鄉之日適緣事故橫生竟失一拜徒有悵然之情伏承委翰乃審行旆到玉山瞻望清塵坐成風馬牛尭切恨慕恨慕誠一十五來屏山爲文集校讐事也忽得舌腫甚重臥吟度日可嘆可嘆前日所遣之服非姪姪也乃再從妹也今審尊丈連有門慘衰年喪患彼此皆然切但奈何奈何文集西厓業已擔當應有成緒斯文之幸也但尊丈在遠未獲商議可否爲可恨耳而精景善所付數紙遽之已傳到此承有解綬之計固知高懷不樂於彼然當此農月民事可慮幸少緩待秋涼從容善處何如方伯前如鄙人者何敢僭易作書爲尊丈謀乎

答趙月川書

入城月再圓每聞商聲不禁慕徒懷人之嘆伏承尊札跪讀以還悅陪之字且想拮候平迪實慰瞻遡但已決賦歸之計至於呈辭爲方伯所掣不得自由云此乃當今仕外者之通患也如誠一者本無繮鎖而貪戀未退此實可愧也後友竟溘然於海州之青丹驛可慟也已其妻子月晦扶櫬南還不忍見不忍見朋友論落殆盡存者又作晨星於南北白首人間有何情思耶西厓今政除四宰臣子之義不得不起也鄙人自月初得泄痢羸苶復甦省事僅兩日氣困萬不一宣只祝仕學兩優以副士望

答趙月川書 壬辰

阻慕之極伏承惠書如對左右得聞緒論也即今王春布慶想喜學履益膺繁祉遥賀遥賀誠一得罪於天禍及骨肉悲痛之情無地可訴也加以疲世無狀置身於百尺竿頭思欲退癈田園以終餘年而不可得眞所謂自求辛螫者也方求補外此若入手可庶幾也想吾丈賦歸就閒靜中之樂可言可言此中曆日一事送呈餘萬不宣

答權章仲書

別後春已生去歲青城之遊已成陳迹回首塵埃中不堪依依比日閑况想益清迪如僕狼狽至此復何言哉春暮欲回轅星山一面可肯許我否花開葉落乃君曆

日入聞甲子復何用耶來路承索故一部附呈餘不縷縷

答琴聞遠書

再承惠書旨意勤至仰謝且感且感誠一初欲往哭逢原兼拜尊丈以叙積年之抱還鄉之初哭泣連日且有行祭先塋之事奔走無暇今則又當秋夕難於抛出過此夕則還鄉且迫奈何奈何古人尚千里命駕而只隔山谿未得遂意尤罪且恨燕院之約庶幾可成而昨見州報都察使以倭變事將下下界守令不可空官自此遑遽還往此會又墜杳茫人事可嘆可嘆旋遇事擾承詢荒僕是何人喑無黑白之魯有燕院一會之便故以

俟其日再累奉俯問不敏可罪可罪而稽所論實出於
不忍達原之無後且欲使終入先生祠廟故有此說其
志誠可悲痛但達原時無可繼之兒人事之變又不可
必何可不改舊題以待達原繼後之定乎諸丈所論則
今以李大孝詠道改題待詠道生次子以繼達原之後
而旋即改題云鄙意則此亦泰安李君時未有一子次
子有無將何取必而如是處之乎況奉祀之事此是莫
大之事恐不宜旋題旋改有如奕棋之不定也兄亡弟
及此是古今通行之禮明道有子而伊川主宗明道之
子不得為嫡孫此不能違時王之制而然也有子尚如
此況今無子又無可繼之兒乎鄙意更無善處之策李

君繼先生後似不背於情法也逢原爲別宗不入先生
廟躋所不忌德門不幸此勢至此奈何奈何援筆及此
不堪涙隨言零也慟哉慟哉且中盛諭所謂錯記誤答
者何事也對趙丈所議不過如右而已但趙丈業已改
題言之未知何故也奉拜之日自此益遠臨楮惘然不
知所言

與金發淍書

庚熱衣惟尊履神相冲福仰慕仰慕近因義與入城備
聞彼中消息實慰下思趙丈遷還入故處衰何以克濟
想荷仁里高義得以濟事耳如無狀空一念義分而無緣
捐益仰惟古人無以爲心也先生碣石又至今不用狼狽

到此彼此憂嘆如何可言百思更無善策擇用舊石恐
亦無妨不審僉議亦將何出若諶更採而又有此虞則
其狼狽顚轉翻仍將無救發其爲奉安何如何如諒之又
商折義與歸可悉不復纏陳誠一觸犯駭機爲世所棄
而尙貪戀未去將玷辱師門徒自愧懼而已閏月中旬
毋商退奉拜可期預慰預慰亦間尊慶候萬福

與金惇叙金禎仲書 癸酉

奉違僉履忽忽涉夏而風便久斷尙滯一信此中瞻慕
如何可言今日義興入城始聞僉近况迪吉實慰遐想
趙友遭憂士友驚悼寧有極耶窮喪將何克濟尤以爲
慮爲慮先生墓碣今又不售亦云事之狼狽何至此極諒

文旣如彼行狀又無可託者再期已過而無一事得完思之至此不覺聲淚俱墜也聞更謀他石諸文之誠無有窮已其事力難易固不論也若更採〻〻復如前則將何以爲之其爲難處恐益甚擇舊石而用之於事理何如幸須僉亮至禱至禱誠一雖保孤蹤終無久計閑月中〻將南歸閣中一拜可期遠書不能縷縷

答書

忝親閣部金某啓叅奉榮川郡尊親家伏以薦福之原實由大昏之始二姓之好貴在至敬之將顧寒宗之一系隆偲華冑之匪偶第二男漢年雖至於加而德有慚於成人恭承賢閣第參小娘子閨則克修婦容宜甚茂莫念

孫天之陋安有婚姻之求豈期謙遜徧賜允許致將先
令之禮謹行委禽之儀尚冀尊慈特賜鑒念

寄漢兒書

發程之日宣慰使挽袂而去來得執手以別爲父之情
如何也其日宿于多大浦浦口二十八日風微順行船
過木島幾及水旨爲風所逆還泊于前宿處晦日朝風
甚順乃擧帆直渡纔及大洋東風大作波浪掀天舟檻
軒輊左傾右側上入霄漢下墜阬谷畏覆溺之患如在呼
吸中一行皆顚仆嘔吐不省人事我幸無水疾終日兀
坐督人衆露塞孔葺而無晝夜末末僅泊于馬島大浦口
上使船最先行尾柁不堅不能制船飄泊于同島三十

里外我卜船柁折一易同我船來泊上使卜船柁再折
更無餘件幾至覆沒是倭船來救得全越二日始到海
行之危安知至此極耶五月初一日自大浦發程水宿
三日初四得達島主所居宣慰使出來當留待云云不
許發行留滯至此悶不可言明明間堅欲渡一歧未知
風順與否又可慮也入島以來倭船百餘隻擁衛以行
行李少無窘事氣候比前平安不須多慮也但脅中染
疾又絕七八人連臥不得已借倭船出送此後未知如
何也避寓處無事否何時入宅耶洞中及臨河諸處亦
如何也須希遠音到此聞之則六月旬後當入王都云
而雨霆方作處處留連還期遲速未可必也宗家修裝

須勿騰藁此意並傳于諸姪他事不須掛念頭也

答柳晦夫書

伏承八月十九日令書具審 扈衛 行朝神勞萬重感慰不可言誠一仲秋始聞左監 除命萬死越江旋聞換右狼狽而還往來皆遇賊而巧避於一里數刻之内豈非命耶但 聖恩至此而奉藩無狀與賊俱生罪合萬死痛哭痛哭奈何奈何 天兵已到否賊據三冬尚無退遁之意將若之何本道賊勢與變初無異兵使敗死晉陽被圍六日僅非牧使得人非但無此道湖南受兵在朝夕矣天幸可言可言開寧星州賊變又急金大將四次却敵而衝突日甚必欲逞志乃已道内勢

窮力竭將有自潰之變慟哉慟哉亢百具在 啓聞中
不復縷縷只祝 侍衛不憚於內早辦旋乾之功

答柳晦夫書

伏承十月十四日令惠書就審奉 命往還咸川 息
衛萬童仰慰且感不覺涕下盈襟也聞賊尚據箕都蕩
平之期當在何時日望 天兵之至而遷延至此舉國
雲霓之望何極何極今又聞會寧之變仰天搥心寧欲
尚寐無訛也此道事有不可言者兵使敗死晉牧今又
不起天不助順如此將若之何道內兵粮已竭民力已
窮不待與賊交鋒而魚爛內潰之變迫在朝夕雖有區
區徇國之志終有一死而已初則猶節制兵使邊將等

使之禦賊令則自守晉陽與敵對壘其危迫可知也此
道實爲湖南堡障堡障旣壞則湖南寧有獨全之理應
援移粟納穀等事不得已狀　啓願令公善爲周旋也
且　國勢已傾民心已離加以武夫戰卒終年荷戈不
堪其苦潰逃者不可勝數當此時如或紊賞則更無聳
動奬礪之方痛悶可言軍功爵賞願以至公行之勿令
遠近解體也千萬爲　國至祝晉陽失守則事無可爲
者而新喪主將他無分付之人適徐禮元不得入盆城
寄寓於本州故使之攝治州務備倭治民咸有頭緒此
則可幸然金海賊如有可圖之勢則禮元何能久留新
牧十分擇差然後可庶幾也兵使久闕邊內之事危極

寒心湖南及此道新寧上中其無人否閫帥如不得人則討賊責之何人可痛可痛所懷千萬筆舌何旣哽塞不宣

與義兵將郭再祐書

義將自變生之初傾財破産首起義兵奮不顧身一以爲　國討賊爲心雖古烈士何以加此當職即到界下書招之義將不以老拙爲無似來見冊城一揖之間已知忘身殉國之志厥後提孤軍横行洛江上先登擊賊前後斬馘甚多賊不能長驅闌入一帶諸城至今保存英聲四馳聞者莫不聳動遠近響應沮賊之功指日可期義將雄風義烈非但振耀當世抑將垂諸竹帛而無

愧忽聞義將移撥巡察營門敢肆悖逆之言方伯是何等官義將是何等人而敢欲爲此等事耶方伯雖實有罪自有朝廷處置非道民所當下手豈料義將生忠義之門舉討賊之義大功將成而自陷於隕身滅族之地耶唐之叛卒篡逐主帥以致禍敗凡幾人耶覆車之轍其欲蹈之乎遠復之戒大易所訓轉禍爲福智士所取從我則順而多福不從我則逆而取禍其機間不容髮惟義將思之

答柳西厓書

天兵逗留已久暴露之苦不可勝言况芻粮調度想無可繼之路將何以爲計無任痛慮之至宋司馬二月二

十三日渡江則今已閱月未知駐師何處李提督或云已還松京而亦未委虛的也頃者伏覩左監司所傳台札恭審台體失攝續因諸葛敬聞証候尚未復常此是野處經時積傷所發似非偶然感冒之比伏慮不已不已此道賊勢如前屯據今則上去之賊亦多有之恐是京賊援兵也諸道之寇同聚都中 天兵雖決意進取勝負未可知況遷延若是乎如或蹉跌 國事去矣奈何奈何聞賊有請和之意云然否倭奴克敵有餘何可信聽彈實欲和不過畏 天兵爲緩師之計耳外示以和內完其備或招其國新兵以添之則已老之 天兵其能當之乎哉 國財力不日竭盡則唐將班師不患

無辭 國之存亡於是乎判矣 廟筭亦念及於此否道內之事已無可爲者閫帥三次連殞天之不祚亦可知今則軍粮已盡各處官義軍兵潰散無餘水使舟師飢羸死者太半不出一旬水陸都無兵矣此道旣沒則湖南次之事至於此則雖有智者莫知所以爲策痛哉痛哉湖南雖云困於飛輓所竭者民力也倉儲則實不乏此意前已達之無乃大監亦信都事之言而不爲之所乎麥前若得米太各數千石則猶可撑柱目前故敢此告急乞留念 國家大計千萬懇祈懇祈且穀種數萬石內都事只給九千石三十餘邑所得者不滿數百斛況可分給於左道乎此意再度申牒而芒種已近日

衣苦待 回下之至耳南原順天耗穀各有六七萬石而都事處置若此尚曰有仁心哉咸昌之賊滲入醴泉郡內安東亦將不免云哀我生靈何地躱命識一下道賊勢尤盛故留鎮晉陽晉陽防備稍完實係教之力也但無兵食甚危岌岌尤痛尤痛砲樓之制極善方依旨教營建耳三道舟師聚于熊川已數月而無寸效今欲爲火攻之策愚見則只燒空船無益故傳令止之未知能聽用否耳

答鄭體察使 澈 書

誠一頓首頓首再拜言 國事至此尚忍言哉頁戾小臣猥當藩服終年鞠戎未效涓埃孤 恩負 國之罪

萬死難贖自聞台軒近臨南土不勝欣躍之情即欲詣謁
拜下執事伏聽指揮並許臨臆而封疆有限不敢擅離
官次乃蒙台慈特賜手翰并諭備至且念湖嶺諸事之
勢許以救患分災之意非但一道生靈舉有來蘇之望
義京恢復之機實在於此奉讀再三不覺感淚之交頤
也此道之事已無可爲者雖以韓白之兵諸葛之運籌亦
難策應況衰朽一腐儒乎以蚊負山而不知辭退一身
滅死本不足恤其如　國事何晉陽賊退之後開寧星
州賊變更急去年賴湖南崔任兩將提兵遠來聲援所及
賊已奪氣藏伏窟穴今已一旬以此益知湖嶺協力則
賊不難辦也議者或以各守其境爲言然此實不思之

甚也脣齒之勢言長[illegible]之議已事之明[illegible]也事有此道既後兩湖南獨全之理乎此道亦古也移粟以贍之遣兵以援之如救焚拯溺之急則猶有庶幾之望也不然而或設伏界上或虛聲應援欲以此爲制敵之策則今官實不知所濟也頃者高山縣監以台旨馳檄此道張皇甚盛發無一騎過嶺者其孤孑望甚矣今者崔任兩將以糧絶將還此兵若去則賊之長驅決在朝夕猶闕何經南原長水任實淳昌等邑去此道不遠如蒙皇天行下不絶兩將糧道則猶可扶持目前以待 天援之南下也不然則事無及矣後雖有累萬斛亦何益哉今所羅四百斛皆在海濱之邑以之[illegible]晉陽數日之程則

可矣以之繼崔任之餉則萬無其道也雖陽以報盡擾
絕見陷萬古為之扼腕顧惟此道實嶺南之保障也顧
天監無察焉心痛事急言不知裁

寄諸姪甥滄復起瀹仁榮澈

國言至此痛哭何言汝等侍奉何地避亂吾祀地最深
僻且有日圖山一門骨肉想聚于此而無從得知何痛
如之吾則四月中奉 命來此幸賴義兵之力得保十
餘邑以至今日然賊四面充斥恐難支吾欲死生已決
尚何慮哉唯願汝等擇地以全骨肉也祠堂神主何處
奉安痛哭痛哭我之妻子自京奔竄之後存亡消息杳
莫聞知痛哉痛哉其處義兵不起云安集使不為之倡

耶列邑竄鼠伏有同降附擧國終必爲左衽矣何不思之
甚耶此道則義兵四起故得以抗賊左道不亦可着哉
生爲烈士死作忠魂汝等亦宜勉之臨紙惘然不知所
言不具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六

祭文

祭伯兄文 乙酉

嗚呼哀哉大禍紆纏門祚何薄三載居憂風樹莫及去歲京師仲氏云喪二弟一兄送葬江上相攜痛哭有淚徹泉我時負罪遑遑遷南還兄入試院未得面辭揮淚渡漢回首遲遲光陰易易歲已再易千里相望形單影孑逝將賦歸相從丘壑顧余湘纍進退維谷亟病又纏身累掣東行乃於去冬聞兄疾嬰旋獲勿藥喜懽交并豈料一疾而至此極訃音忽至視天漠漠驚呼搶地淚繼以血辭官持服實余至情勢與心乖拘繫如囹又值年饑

荒政方急 朝令甚嚴使軺將發聞喪數月尚後一哭八
猶莫得便以及襄事嗟乎我乃薄宦受人穿鼻官不可曠次
不可離動遭塵縛終莫之歸嗚呼哀哉兄弟一氣如手
如足天倫恩義重於山岳况余一身偏荷兄澤九歲失
恃隨兄南北撫我育我教我成我罔極之恩同於還翁
欲報無路但銘在骨何意死生而莫相恤病不分其從
不同訣歛不憑棺葬不臨穴誰謂骨肉不如友執人理
滅絕不死何爲嗚呼哀哉日月流邁即遠有期親戚皆
存鄕曲畢集我獨何人尙在地角窮天之慟到此益切
緘哀展誠遠薦菲薄幽明一理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尙
饗

祭亡弟李純文

嗚呼哀哉凡我同氣男女八人夙遭險釁奄喪我慈親我齒未齔君尚髫嬰仰育嚴父從學諸兄行連鴈序情深鶺鴒飢必共飯寒必傳服業必同受坐必同席零丁辛苦以至成立於歲甲子三棣聯蓮厥後數年釋褐後先蟾宮桂影次第聯翩承基祖先獻慶靈椿伯氏專城我忝從臣君入虞庠司敎顛鈴待次南鄉逍遙林埛絕意進取從事問學濯去舊見懲此新業沉潛典訓服膺勿失克治心性矯揉氣質始焉剛厲終乃和平昔爲鈍魯今乃敏明存心正直律己介潔居家以禮處鄉以義持以涉世內外一致應星地部佐幕關東分符合浦惠化

如風視民若子待吏如僕撫摩瘢痍驅除蛇蠍留意
學校振作有方亦詰戎兵致謹關防御史奏績就加
一秩遠守檜山政聲愈達前後所莅皆近節鎮武弁
龍挐素多民隱守法罔撓秉義不屈百年積弊一朝
斯革虎斂其爪鼠竄其穴狗不夜吠軍不入市清直
之操衆之所慕二帥齊怒嗜啞疾視方伯醜正志與
彼併兩釁初搆三憾終逞追改考書竟黜召父齊民
驚呼借寇無路闔境遮道城門晝鑰十日相守不許
其去諭以好言僞輟行謀乘其不虞始克就途昔聞
卧轍今見閉城人心難誣古今同程去後之思益結
民情涕血為辭具厥義績附疏青衿仰籲京闕匪要

後自賫感前德卧病數年起紆郡紱爲未踰嶺仁聲
己孚後侯之来民擧其蘇淮陽多病卧閤無爲歛恵
不施式遄其歸三月之化入民猶深爭施石工頌德
碑陰允蓋三城治效如一愛留桐鄉名登峴碣豈曰
儉爲民自墮淚學道愛人聖所稱羨割雞雖小可驗
所學嗚呼哀哉歲在龍蛇大禍降酷哀我弟兄三霜
泣血君羅毁疾舊病又作沉綿床席幾不勝喪神明
扶持卒能復常當壬午秋我先入洛君從伯氏相繼
就職我巡西海分携數月于時仲氏一命始得来赴
京師疾病遽篤旅舍告終遊魂無托我来自西相携
踊擗送櫬江上長慟欲絶我赴湖南君留漢北兄喪

未闋又哭伯氏天禍吾門胡忍至此君我獨存嶺海分
飛兩地相望會合何時丙戌之冬丁亥維夏我黜君配
因罷得騣共歸桑鄉拭淚相看春秋亭祀往來無間俳
徊雲樹偃仰壺天萁水萁丘杖屨翩躚俯仰今古感念
存沒追遠情懷非君誰識天星俄換春日載晴言往靑
邑晨掃外塋路犯風雪六沴外侵歸途乘興共登仙岑
雪崖氷凝恣意冥探出山未久君遘感疾伏枕積月寄
命湯藥病雖云瘳觸感轉劇我失將護噬臍何及淡春
徂夏厥疾少瘳我承叙　命棄君西遊一別金谷數歲
睽離君病沉沉我還遲遲見月中宵看雲白日池草音容
驛梅消息卜燈占鵲寤歎寤憶悠悠我思傷如之何夫

歲庚寅我從靈槎道于君居握手相別形容雖悴氣義
猶烈詩以贈言戒以勿辱君念我行我虞君疾嘿嘿無
言自分永訣海外經年魂夢莫接比到蓬原獲聞吉報
喜極再生艶書欲倒路過龜城望君咫尺我畏簡書不
能相即君阻饑虐令駕還轝尚指後會勉我亟返於後
得書示以病間謂得勿藥偕門再入秋初信至辭旨愴
惻首陳阻懷繼言病篤何意斯言乃是絕筆胥憂告凶
朝訃忽及彼蒼者天曷有其極嗚呼哀哉生分一體情
敦愛至具爾之情如手如足如何離遠游宦 王國居
不相隣病不相救殁不與訣喪不奔赴尚冀乞暇送君
泉扃寧知荒禁又掣我行泰官甸畜豈非一時欲有制者

禮難違者法惟恩與義竟至相奪君應我恕我何為情誰謂孔懷不如友生人理斯絶視天漠漠嗚呼哀哉日月流邁即遠有日親朋畢止骨肉來斯或祖其行或執其紼陳辭薦觴禮盡誠竭獨我何人漠在千里哭望天南萬事已矣英英眉宇宛在心目晏晏言笑盈耳如聆生離雖苦亦有後覿死別相逢更在何日父母兄弟是居三樂君今往侍其樂復全白首人間唯我了然長生久視孰有其願地下相從是我所戀大暮同盡脩短誰分先後一間何用戚欣銜辭南鴈以紓余哀聆我陳辭歆我奠盃委命乘化往即幽宅我言止此復何所告嗚呼哀哉

祭亡友青城山人文 丁亥

惟靈歷身世老鶴標致風月襟懷江湖性氣如玉之貞似蘭之猗謝家寶樹天上麟兒夙遊 溪門學有淵源入孝出悌人無間言餘事詩文旣博且洽聲名蓮榜聲華煒燁謂登雲路展布所學羅隱不第孟生難達白首場屋豈公所欲回視松巖晩翠其鬱石田茅屋高曾舊業投迹衡門及我初服何以娛我圖書四壁何以遣興詩酒二罇晩卜靑城洛水之曲澄澄鏡湖阜阜玉嶽蒼列翠巘中焉結屋繚桂爲楣編蕙爲帷丹靈是標白石成磯三逕交庭二樂一臺公處其中薜衣霞裳雲生書架竹映琴床一莊清香萬慮忘筌點易摛懷哦詩月

韜逢僧話山遇客傳祿忘機魚鳥與物無猜乾坤一醉寒暑
今吾閑中優哉游哉聊樂我員宮鍾簾外皐乎鶴聞天
除書再至雅志益堅數紀林下所養日積道尊學朋
來是樂推我所有誨人不已清風所激士多興起孰云
獨善廣施孔仁嗟余譾劣夙慕芳塵不我遐棄容我摳
愚誤落塵網靜躁異趨君卧鯤巖我哭阮途狼狽歸來
桑榆已晚君憐我迷借我巖畔庶幾遂初共結鷗盟班
廬繞下鷄夢我驚如何昊天奪我良友一疾不起誰謂
仁壽猿愁鶴怨山哀浦思鄉無長老士失依歸翔我畸
人誰與同期悵悵末路形影依依匪我悲公我實自悲
嗚呼哀哉惟春之一孫我歸星巔俯視君舍寂寞河邊庭

梧檝檝階蘭姸姸松壇月白梅塢風淸笙鶴中會鹿見儀刑一往不復太虛寘寘嗚呼哀哉君旣罹禍我徃省疾了無所慽怡若平昔我念伯道問君後事君曰何憂我有兄子我書其遺人敢我貳聞君一言服君大義萬事已矣復何言哉薄奠來設情不自裁無間者諶冥我一訣

碣銘

先祖考秉節校尉府君墓碣銘 乙亥

王父府君諱禮範字國寶其先新羅宗姓也九代祖諱龍庇公仕高麗官至太子詹事始籍于聞韶以有功德於民邑人至今俎豆之八代祖諱宣銀青光祿大夫大尙

書左僕射七代祖諱瑞之朝顯大夫內盈少尹六代祖
諱台權奉翊大夫文膺府左司尹五代祖諱居丰奉翊
大夫工曹典書高祖諱洊進禮島都萬户曾祖諱承命
新寧縣監祖諱漢啓副知承文院事位魯山朝論思經
幄三年直薇垣珪璋聞望藉甚朝右逮時事一變乞外南
歸病不復起時弟漢哲姊壻鄭綸相繼登第桂林三枝
世以爲榮考諱萬謹丁酉進士聘海州吳氏以成化己
亥二月初二日生府君于福州臨河縣之川前里第府
君天資廉介取與必審處鄉謹事親孝鄉黨推爲善人
治家甚幹祖妣丹陽申氏又克配以德內外勤約家道
乃成初起第於河上必大其廳事拓其庭廡求幾子孫

蕃碩充衍堂宇每慶吊有事主作賓席各有其位人始
服其先見嘗謂門戶之興替係子孫賢否子孫賢否其
責在父兄吾門承祖先積慶世爲冠冕之胄而家聲不
振遠至於此今日之責顧不當在我耶適承嘉權公幹
來配我伯祖母學行素著遂命我大人往師之大人克
傳其學吾兄弟承庭訓粗有成無非貽燕之餘也性雅
愛泉石晩年作亭臨水佳辰令節必命侶觴詠或時徜
徉獨往樂而忘歸焉年七十二以病卒于萬會嘉靖庚
戌七月二十六日也是年月日朔于縣西北飛鯉谷兌
坐震向之原夫人先府君之一年而卒至是同壟焉公
生三男二女長我大人諱璡乙酉生員次爰時行參奉

褒孝也次璲女長適忠義衛李克弼次適眞城彥希
顏夫人娶左政丞閔霽四代孫世卿之女生五男三女
長克一登嘉靖丙午科前星州牧使次守一乙卯生員
次明一甲子生員早歿次誠一前弘文館修撰次復一
參成均館待次女長適文化柳城早寡纔歿豐也次適
眞城李逢春次適文化柳瀾參奉娶永嘉權氏遂娶昔
泉文氏生三男四女長協一次至一次幼女長適烏錫
壽次適黃式餘幼忠義生一男遂希顏生二男三女長
庭檜次庭栢女長適權垶次適柳詩次適權義中次適
朴元俊餘幼內外諸孫曾孫男女凡四十七人銘曰
易簀餘慶書義裕昆流光以德葉茂由根嗚呼我祖寔

克以之孫呂重濟源僕射承基[illegible]內直人左司水部五代
麗廷丞光接武矯矯將軍于城本朝憲憲縣宰政著七
條知院奮節翺翔玉堂適時多事賦歸桑梓遂于進士
是生王考二世隱德將大厥祚爲仁是榮不貪維會扉
禄而康匪爵而尊惟孝于親克貽子孫詒自遺家詩禮
傳門振振子姓庶幾有立青蓮並蔕丹桂三馥臣閣之
良惟乃祖德門戶之慶從今益延瞻彼西山兮隨于鯉淵
慕永慕忍歲在其前昔焉游息今也降陟于於焉幾歲示
受壽域

　先祖妣宜人寧海申氏墓碣銘乙亥

夫人姓申氏丹陽望族也至麗季有諱者右大僕正諱得

清登第顯榮宗至大夫其門其子曰中郎將諱丕云曾高祖
男縣道守諱永錫曾祖諱義盈直副使諱祉曾祖考孝友同
心行高嘗世碧潼郡守諱命昌曾考英陽南氏從仕貞
貴之女寶城夫人生于世族配子德門在室而貞淑之
德聞於天而肅雍之義著事舅姑致孝謹於妯娌惇和
睦齊眉盡削布之敬中饋有酒食之宜蠲潔蘋蘩祀不
懈於巫覡忌恤僕隸怒不形於容色仁慈惠和與物無
忤盖其天性然也先舅進士公嘗曰此婦知禮和孝真
令子也世人之識者咸曰門有德母金氏其興乎嗚呼我
王二十九必亮直之資濟以清德夫人用柔嘉之懿修其壼
儀幸亦既休以承蒸嘗門戶之興不其宜歟風猷不止

壽未克遐德不享報霜露之感忽焉三紀嗚呼痛哉夫
人生以成化乙未十二月十六日卒以嘉靖戊子十二
月二十三日葬以是年某月日原日乾巽谷日飛鯉卜
新兆也王父公後夫人十一年而終厝于墓後若干步
實同壟也恭惟王父之諱字子孫之世系備于丈人墓不
言禮弗告也銘曰
丹陽之胄世爲大姓在祖司使育此景行仁孝皆孚誠
天代生懿我王父惟德之行承于陰教式是壼儀冒茹
之順孝之移也娣姒之睦婦之推子事我君于饋婦其
賔佐義並藐蒙周文于濱是慮藏獲化及宗族孝慈承恩和
端明令淑貽我子孫綏祿無疆德不享報鳳諧芘芘曼及

卜其兆于彼西岡唯我祖墓塋實臨其壁誓言成同穴必神所寧

通仕郞戶部參奉金公墓碣銘 乙酉

尚章從子代 竊聞豈人高麗太子詹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諱龍凡其遠祖也奕世冠冕代有聞人副知承文院事諱漢啓仕魯山朝官顯矣遠 世祖受禪棄官不起於公爲曾祖是生成均進士諱萬謹進士生秉節校尉諱禮範校尉娶晉潼郡守命昌之女丹陽申氏生公公性克孝家庭之間未嘗有咈親之事前後居廬終喪啜粥哭不絶口足不還家遠近聞者莫不感歎 明廟初府採鄉評轉聞于

朝命 上即祚特舉旌孝之典除公中部參奉不赴
公於我先子季也初贅居禮安縣恭參念切孔懷情深
乃還于故里卜鄰宗家四時蒸嘗助祭惟謹朔望正至
之參至老不廢每得時物不薦不嘗承慕之誠人益稱
之公持身端嚴言行有法鄉里敬畏無敢作非有事則
咸聚而咨決焉晚年構亭前溪扁曰盡隱環以蓮池蒔
以花木日與園翁溪友具雞黍說桑麻逍遙象外惟意
所適公聘永嘉權某之女無後歲丙午我先妣捐背季
妹生未晬公不忍其無恃乃養以為女辛勤撫鞠以至
婚嫁其慈仁一念足以孚感神人終有側室子血嗣一不
絶伯道之天豈曰無知公生于正德戊辰卒于萬曆戊

寅享年七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某甲堋于鯉谷先
塋之左某坐某向之原夫人權氏葬踰月而歿乃祔焉
男弘一娶前縣監金農之女生一女一子皆幼誠一自
在髫齔久蒙昫育報微涓埃墓草已宿追慕之懷曷有
窮已顧惟謭劣實無以闡揚幽光而義無可辭謹再拜
抆血以銘銘曰
鯉原幽幽洛水盈盈有封三尺孝子佳城

成均生員邊公墓碣銘 丁亥

嗚呼吾尚忍銘君之墓乎余於君其居同其齒又同少
而同業晩而有同老之約中年出處雖異而平昔相好
之情未嘗替也君歿之三年余還自錦城園廬不改矣

談如昨而留惡山陽草宿南阡矣嗚呼君子而至此耶年未至艾病未至痼老母在堂孤兒弱妻在室君何忍舍此長往耶死而有知知君之目不瞑於泉下也君諱慶長字善源原州人高麗三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府院君實烈其八代祖也院君之後世有達官高祖諱亨舒川郡守曾祖諱希文祖諱廣成均生員考諱承清登嘉靖己酉文科官至尚衣院正娶高麗鐵城府院君李原之裔孫縣監曜之女生君君少習擧子業中隆慶庚午司馬又能通念經書人謂取大科不難而竟未也命也世業素厚奉親施人有可稱者質又醇固與物少崖岸得鄉里歡心焉君生于嘉靖十八年己亥卒于萬曆十

三年乙酉享年四十七葬于府西佳蔭洞亥辰坐巽向之原從先壟也其配商山金氏內資寺正冲之之女無後側室有子曰吾一仲一乂一惟一皆幼女壻曰韓漢陽亨慶吾亞壻子也銘曰

已乎善源壽也夭也其誰尸之太空茫茫脩短同歸而又何悲

墓誌

成均生員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蓮字瑩仲姓金氏義城人有仕於麗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諱龍庇公其始祖也是生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諱宣僕射生內

盈少尹諱瑞之少尹生文曆府左司尹諱台權左尹生
工曹典書諱居中歷再世至副知承文院事諱漢宗啓是
曾祖仕 文宗魯山朝爲集賢學士嘗顯矣 世祖朝
修官以卒知院生成均進士諱萬謹是祖進士生奉節
校尉諱禮範是考寧海申氏碧潼郡守命昌之女是妣
自知院公後隱德不仕者二代而家傳清白麗于河濱
人之稱世族者歸焉弘治十三年庚申二月丁亥府君
乃生狀貌異常進士公奇愛之錫小字曰文會曰此兒
必大吾門名其識也成童受學于伯姑壻權公幹乙酉
中司馬旋廢舉子業退居江上日以教子弟訓後生爲
事視舊聯金如土雖寠室頷顑亦不顧也如是數十年一不

著名先世宗人長者知義方以至承蔭餘慶授武朝列人誰
無父母昊天之德在諸孤无罔極也椿齡已高而或游宦
四方或散居他鄉未得日侍膝下罪戾所積酷禍斯延
從並倉著天昌有窮已嗚呼痛哉男舍人識一泣血謹記

先妣閔氏墓誌

先妣卒三十四年庚辰先君上世諸孫奉葬于先妣墓
前祖與泣血而言曰孝子慮患也深葬必有誌而先妣
之墓尚闕焉易世之後雖有仁人君子何所徵而掩之
於是刻片石乃埋其齒曰惟閔氏興自驪興有尚衣奉
御稱道始仕麗朝其後克大位鈞軸秉文衡者十數代
顯名事業多在國乘入我 朝左政丞驪興府院君諱

雲肖翁漁隱乃誕 大人 妣克配 獻陵是爲元敬王后之季
父百世由茲毓慶 獻陵景壽其弟命從臣歌其事成
石磷詩所謂漁隱門深逈爲著者是也漁隱有三子長
曰無疾驪城君驪城有子曰嚞某官於妣爲曾祖祖曰
某官諱思考曰某節校尉諱世卿妣曰永嘉權氏昇職
縣監諱某之女也以弘治戊辰某月日生先妣資稟端淑
性本仁孝其在室也人已知其爲賢婦十四來配先君
子身服貞順之宜心絕妬忌之慮喜怒不形於容貌罵
詈不加於婢使其至性蓋如此事舅姑順而無違待娣
姒和而有禮睦於共黨仁於隣里族婦宗女咸仰其壼
儀家素貧窶而又多子女躬蠶績以備葬剪製之具量出

入以供庚癸之費未寒而手中之線適及群兒年飢而
甕中之粟可活八口先君得以游學四方而不以家事
經心焉丙午歲自兄登第娶婦于海郡當盛暑廢寢食
以裝束既行而得疾委諸老婢弱息之手診視無所問
藥石無所求蒼皇奔走遂遘大禍寔六月十四日也享
年三十九時膝下諸幼凡八人而多在髫齔襁褓中臨
沒顧視泫然流涕不以一死爲悲而乃以遺孩爲念天
乎神乎胡忍是耶吾兄弟猶得免水火至成立男而有
室女而有家以至聯桂藉寵位于朝者無非陰德之報
也嗚呼榮顯逮後而祿不及養三紀茫茫墓木已拱窮
天下之聲無以盡其哀殫天下之辭無以述其恨其亦哀

其恨終天而止矣先君諱某乙酉生員男某云云女某
云云内外諸孫男女若干人男舍人誠一泣血謹誌

行狀

成均生員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璡字瑩仲姓金氏義城人高麗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諱龍庇公其始祖也高祖諱永命新寧縣監曾祖諱漢啓副知承文院事祖諱萬謹成均進士考諱禮範秉節校尉妣寧海申氏數世居安東府進士公始移臨河縣川前里府君生于弘治十三年庚申二月初三日丁亥卒于萬曆八年庚辰閏四月二十三日辛酉葬于是年七月二十九日甲申享年

八十一娶左議政驪興閔霽五代孫秉節校尉世卿之
女先府君三十四年而卒男克一登嘉靖丙午文科官
寧陽府使次守一乙卯生貟次明一甲子生貟早卒次
誠一登隆慶戊辰文科議政府舍人次復一登庚午文
科刑曹佐郎女長適文化柳城早歿次適權知成均館
學諭李逢春次適文化柳瀾庶男衍一庶女二內外諸
孫男女若干人府君生而岐嶷狀貌異常曾王父進士
公見而奇之命小字以文會曰此兒必興吾門名其識
也年十六始從伯姑壻青鳧權公幹受詩禮之學權公
家行甚修敎人有方其誘掖提撕者無非孝悌之道府
君一皆虛已遜受無不心服而力行之數歲中學業大

進傳書十訓曰我外祖府君察其志行乃以東床之擇外詛舅賢良科世貞公己卯名儒也府君又從之遊得聞當世諸君子緒論自是見聞日廣文藝亦達乙酉中司馬仍遊學泮中與河西金麟厚結爲同榻之友一時名士多稱許嘗與湖南崔雲秀讀書于京山之獅子菴崔患河魚達夜如廁山多猛獸人無將護者府君十起必偕浹旬無倦色一日夜大雨如注扶崔而出倚立墻壁間不覺入睡寺後羣虎忽攫聲振地府君以崔爲虎所攫遽入廁呼之則崔曰吾亦以君爲死於虎矣相與驚嘆者久之崔曰君有父母吾果遭虎而君與之同死則得無許身之悔耶府君曰吾二人千里爲客會卒遇患義

當相救先儒所謂不許以死者非此之謂也崔月餘乃
瘳感其高義見人輒稱其善聞者多之早辭擧業卜築
于臨河之傳巖挈家以居之朝夕問安于父母之所涉
江來往雖風雨不廢或出遊從他還必先父母之所然
後乃退常以家貧闕養爲嘆雖[illegible]木葉羹必先送之使
者還日進御云則喜傳巖傍構書堂一區聚子弟及鄉
黨蒙士立學令嚴課程敎誨諄諄不厭不倦如是積數
十年不輟學徒多興起絃誦之聲聞於一境庚子丁外
艱庚戌丁內艱殯葬祭奠務從朱文公家禮與仲氏執
喪甚謹廬墓三年終始不懈平居尤謹於祭祀齊三日
戒飭內外無敢喧譁語事嚴敬人莫敢仰視每敎子孫

曰人家興廢必由祭祀豈有祭祀不謹而能享其福者乎嘗憤世俗崇信巫覡之事在門墻則嚴加麾斥若將浼焉當時大小巫聞府君名則莫不戰慄府君所居之里皆辭不入有神堂在縣之南山高處俗傳高麗廉興邦乃其神云巫覡之徒倚以爲妖傷風敗俗日以益甚一日府君數其罪曰汝以前朝巨奸死有餘罪天地之所不容其神已死其鬼不靈豈可使居高臨下以惑吾民乎即令毁之宛豆之俗亦因此而小革焉又有賊酋潛住山谷殺越人于貨人皆畏縮莫敢誰何府君挺身告官討摘除之曰昔擊兩頭蛇埋之猶有陰德之報況此賊患豈止兩頭蛇而已乎吾子孫必受其報矣伯氏

甫登第而先妣違背膝下諸雛凡八人而多在髫齔襁
褓中府君辛勤撫鞠靡所不至夜則左右抱携兒求母
乳其聲甚哀府君自乳之雖無甘液兒輒嚥之止哭府
君每發此言左右莫不嗚咽泣下嘗嘆世人惑於妾嫡
卜卜妾必畜其性度溫順者曰以識心字育愛同己出之
義反覆教詔若有違忤則必嚴辭譴斥俟悔改乃已見
梁燕乳雛黃口滿巢而一燕死一燕獨乳餓而雄更呼
雌雙飛入巢黃口皆呀呀張口而墜就視之則皆口蔾
焉蓋後燕所毒也府君愕然曰物尚如此况人乎此天
所警我也即作詩揭座右以寓箴戒之意諸母咸服感
如之訓視保益謹猶恐不逮諸雛雖弱齡失恃而得免

水火飢寒以至今日昊天罔極之德非但生我而已慈
養旣至而教導亦嚴雖幼少者常令居塾學習不得親
至閭巷閭習爲播商之戲讀書之暇時或賜坐從容歷
擧古人嘉言善行提耳而面命之諸孤不肖雖不能奉
承庭訓冒玷科選竊祿于朝者實餘慶所及也兄弟之
間友愛彌篤王父公未及傳家府君計畝分田揔其均
子弟婦咸悅皆從口分而不置契券盖以口當券也故
吾家歷數代無契券而一無所爭焉先妣有姪褔早孤
無依府君提以歸教養同於諸子竟至成立季父多子
女嫁娶不能以時出財辦裝嫁遣三女季姑病革屬其
倉卒無具爲擇木治棺以送及歿送終諸事極力營辦

鄕鄰皆稱道之家世清寒念子女貧窶鳲鳩之恩至老不衰其給與多寡以貧富爲率亦皆口授而無券晩年嘗遊寧海之青杞縣愛其山洞幽閑且有耕釣之樂遂移居常以課奴勸農桑爲事得穀雖多亦不蓄輒分諸子孫宗族之貧者諸子或以暮年勤勞爲諫乃曰農民職也民而惰農民之棄也況盜盛之餘妻子之育皆出於此雖有意外之言吾食吾力庸何傷乎氣力康健晩而喜射每遇佳辰令節則招集山翁溪友與之說桑麻問疾苦黃雞白酒惟眞率是尚酒數行府君必先決拾呼耦竝立童顔鶴髮望若神仙審固躍如發必中的嘗有詩曰八十老翁爭中六鼓聲雷動起括膓聞者歎服

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聞人善行則必稱美而揚之惡行
則必欲聞官而治罪以故頗為不善者所忌而亦不屑
意焉海鄕無賴良家子弟㓜不知學長益偷惰府君適
于縣境令翊亭耆堂府使楊士奇為撰上梁文出官食
剩餘以助其費縣人自此始知學書諸子通仕籍嘗曰
事君之道當以積誠見信為先若不見信而徒言之為
尚則其免諂已之毅者鮮矣且為人臣者寧偵王辟不
宜屍全汝等為君子而死則吾視猶生也為小人而生
則吾視猶死也其嚴君子小人之辨如此每念權公教
誨之恩見諸子榮顯輒曰汝知所以致此乎苟非我師
教我之勤汝等已編軍伍矣我不能報三生之恩無以

見地下英靈汝等其知之伯兄無子滐念繼祀之重以
仲兄之子澈爲後遺命以青杞別菴屬祭田永世不得
分喪具皆從儉約窶寒子女不得用油蜜果床羅衆子
敬宗之義戒孽子凌嫡之弊所言皆治命也及感疾力
欲返臨河舊居蓋首丘初志也臨終曰吾年壽已極天
之餉我多矣復何求哉怡然不以爲憾焉府君身居畝
畝名不顯於世雖有隱德人鮮克知之嗚呼世之知不
知雖無加損於府君而人子顯親之心自有所不能已
者若其溢美以取譏則先賢已有戒諸子雖無狀亦不
爲也敢泣血具狀以聞

奉先諸規 慶呂並付

凡祭儀一從文公家禮時祭則每年二分二至定行遠
近子孫等不待宗家通喩先期齊會致齊行祭有故則
具由呈單于宗家分至之日宗家有故則先期通喩子
各家其有無故而不參者則宗家一一置簿一年通計
門長諸會時輕重論罰事
人家慶事甚於代數既多則各位陳設從難丘氏儀節
及國朝五禮儀有共卓之制先父兄平日亦以是禮爲
可從故具圖如左一依定規毋得任意加減事忌祭則自當如儀墓祭石若設床則亦一卓

時祭共一卓圖

羹	妣位 盞	飯	匙筯	羹	考位 盞	飯
三味湯	二味湯	初味 醋 湯	鹽 湯	三味湯	二味湯	初味湯
餠	炮湯		魚	肉		麵
沉菹	沉菹	炙菜	醢	蔬		佐飯
果	果	果	果	果		果

子孫貧富不同雖當稱家有無而吾門子孫衆多輪行之際五六年一行如此有烏鳥之情者豈不能致備乎然或自諉貧窶慢不用意代數稍遠則雖非貧乏者亦

不盡心追遠報本之誠果如是乎凡祭物務令精潔餘器具饌等事丈夫婦人皆當身親供具監視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猫犬虫鼠所汚祭肉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盡嚴敬之心此條具在文公家禮子孫最宜體念焉

齊者所以交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係焉可不謹哉禮有七日戒三日齊之文而家禮但云三日齊時祭一日齊忌祭者人家勢有拘碍或不能盡然故立爲中制爲萬世通行之規也數日齊戒然何而子孫多不致謹雖籩豆交錯禮儀備至神豈顧歆哉今當一從家禮主人率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至變味不得

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其誠敬庶盡思成之孝

子孫苟簡成習忌祭乙或於其家行之極爲未安今後則雖遠居子孫必就家廟設行違令不率者皆依定罰事

祖先祭祀人家例以父祖代數輪行故子孫衆多則四五年一祭獨子無兄弟則每年設行疎數不均極爲未安今後則忌祭墓祭見在子孫等輪行事

時祭時祭乙子孫等各以時物隨所得來獻宗家以助祭需爲白置是乎於則不在此例

四代墓祭不爲定日或同日設行故子孫等雖到墓下不得親行極爲未安今後則各其俗節前期三日相次

設行除有故外毋得進退

高祖係是有服之親故禮典雖有祭三代二代之文先儒許令祭及高祖著諸家禮而子孫無追遠之誠委以國法不遵禮文從厚之意安在吾門自祖先以來致祭惟謹子孫各宜盡誠世守勿替事

吉凶慶吊諸規

婚姻時同主及三寸行則各出白米真荏木花鷄雉魚酒麴等物先期輸送于本家四寸行則差減有司出回文先期輸送孽屬亦依此例父母同居者則差減婚姻中有男無女則新婦禮時亦依此相助行禮時門族齊會監事

或有衣服鋪陳器皿假貸之物不吝相借事

喪葬時初喪則同生及三寸行則聞訃即時奔喪各出紙布麻及成殯諸具役奴二名自持糧限成殯使喚四寸行則隨聞訃先後近則即往吊祭遠則或親往會葬或遣人吊慰不出喪內（非但四寸行凡親戚朋友間皆然）各出賻物差減有司次知收合廬幕造成事永葬時則同生及三寸行則各出米豆麴荏清濁酒先期收送于喪次運灰五駄役奴三名自持糧三日付役四寸行則出物差減有司次知收送役奴二名自持糧三日付役有司親監董役事（有貧力者不在此限）

避寓時同生及三寸行則各出米醬鹽饌隨所得即送四寸行則差減收送事（遠居及父母同居者則力有不及不在此例）疾病時

隨所聞先後伻人相問或親往相救或尋醫問藥或致味調養隨疾病輕重華行尊卑務盡情禮如有水火盜賊獄訟等事亦宜盡心相恤事

古人居鄉黨者四孟月朔皆有往來相見之禮况子弟之於父兄尊長乎古禮雖不可一一從之正朝乃是一歲之首拜賀之禮尤不可廢也非有大故則必躬詣禮見毋得怠慢廢闕如有迎送餞慰賀等事則亦當隨宜行禮以盡敬愛之心毋得因循蹉過事

兄弟親戚之間或言語相失或財利相爭以致失和相鬩甚至速獄致訟天倫化爲仇敵反不如路人者比比有之不亦悖哉吾門承祖先之訓子孫等務相雍睦未

有悖戾之行前所云云雖不足慮而至危者人心也各
宜率德勵行謹守先訓毋得敗道傷義上辱祖先下貽
門户之羞不幸而或有不率者則門族相與忠告而善
道之然且不改則擯黜門列俟其改過自新然後許入
事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六